光海君日記

七十四之六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05213
昭和7.2.1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光海君日記卷第七十四

甲寅六年 大明萬曆四十二年 正月朔甲申

太白晝見

王率王世子及百官親行望闕禮於慶運宮庭

未時太白見於午地日有左珥申時日有兩珥

甲子正月初三日 丙辰

司憲府啓曰從官分職各有所司文遂責專職武
職責兩銓乃是祖宗朝官人定法唯兩界監兵
使議于大臣而頃自數三年前政差其体官方
請於該曹避事雖微小守令邊將輒請備邊司
議薦備局所薦亦未免拘於人情能當者圖免
寡助者點不如有相臣親切之人則無點者或至
高擬以長奔競之弊習小無得人之實效今茲公
洪慶尙水道監兵水使五員缺官其以舊薦之人並
令注擬于在外大臣千里往返非徒事体未穩亦
非常行之道請寢成命令吏兵曹勘定于在京
大臣禁府乃是王獄重地其在平時雖不無罪
人病重者尙絕無保放之規況是謀逆天下之極
惡決不可保放而逆賊朴應犀保放三朔尙不還
囚物情莫不駭憤請禁府堂上推考色郎廳

罷職朴應孝亟命還因鐵山郡守柳鱗處議
所邑邦辛高衛內閣寧縣監姜德徵欽之事
肥己悅人副護軍金景蔭曾為榮城將積失
西路人心殺害人命本道之人如視仇讎云令不可
復授防禦之任請命罷職連啓鄭士信前去仕版
答曰依啓金自京陽鄭士信勿為煩論朴
應孝當初保放出於上命不可還囚

甲寅正月初四日 丁巳

司憲府啓曰前府使鄭士信爲人邪毒衆惡俱備當壬辰遷幸之初方除諫官不爲扈從經走其妻父任所亦不將母至以不忠不孝被劾僥倖蒙敍得遷翰林猶不悛改多行無理之事謀奪士大夫及庶民墳山托稱先祖之墓親自奠祭起訟一道之人莫不駭罵至於見絶師長又敢肆陰中之計詆斥故參判臣趙穆不遺餘力甚於鄉胥書院配享議薦之時做出無形不近之言熟稱道内士林公論欺誣相臣巧爲沮閼一道士大夫擧皆憤惋臣等所論實出於此辜負君親得罪斯文之人決不可推考請命削去仕版[illegible]

朴應犀還因副護軍金景瑞罷職而已[illegible]

論休頗鄭士信事觀其織辭察其情理寡之所

甚不久

信削去仕版

甲寅正月初五日戊午 太白晝見

午時太白見於巳時

甲子正月初六日巳來 巳來

掌令裵大維啓曰吳光啓及柳永海李縉[redacted]欲害金
瑬定送于上京能於言敗後一般之人無不生意將金瑬
之黨云云之變以至四年不得伸寃故因其婚之發伏乞亟之
令員李瑢子山降之疏投匿於外請遞臣職答曰勿辭退待
○持平曹挺立啓曰吳光啓人之寃兄嫁出一口而至
寃死及至金克誠被論臣來時院吏有所陳達今就
丑臣同除請命遞臣職答曰勿辭退待

甲寅正月初七日庚申

傳曰罪人别監方信元及其母春還兵曹書吏徐應祥內奴文得賢文貞立順卿六月盟伊及徐應祥妻子使喚奴婢並拿囚即日王出御西廳親鞫

下諺書封乃兵曹吏徐應祥及大妃殿內人朴相通之書也大妃殿內人義一亦命拿出乃大妃殿內人王鸞閨曰義一使其母性在佛男家同心傳事又密令內外相通不道之事無所不至通書江華傳送銀兩方信元与其妹義一內外相通傳書江華陰謀莫測徐應祥以兵曹吏密通大妃殿潛書敎於不傳通六月子盟伊以金蘭家史叟奴必祥知謀議江寿及內間傳書曲折並十分直招義一供曰江華傳書之事極為曖昧銀兩傳送事則大妃殿出給二兩使賀應栗持去唐差反出來事則自內果問米日則至云矣王曰銀兩自何門何人出給乎飛人所

言隨茂君以問徐應祥供曰大妃殿各門皆有守直
何以通書遠近族屬無一人入在大妃殿者出納書
於葛其理亦信元供曰矣身於前年殯生員
江華時隨中使偕往而月始還只有同生妹義
一在内而已其他密傳書於專不知聞如或有傳於
時每見人顧其面貌春還供曰當初義一入内時但
解謀避終不得免傳書之説萬無其理怖畏家累
亦不知之有何潛通之事徐應祥妻文世供曰矣身其
夫並無族屬在内相切之人潛通書於葛其理絶
應祥刑問一次不服初更三點罷○王謂鞫廳諸
臣曰由予不德獄事特大妃在鋼小中直侍内人等之至從塗陳通書外女[illegible]問春發王詗傳一封書遂至大獄三母生史卿等每每勞苦心常
來而調理以行○而司長官[illegible]陪相臣速爲
加下請移衙法官啓曰囚人加下近甫為之移衙事
近來日候尚寒亦開隨便爲之○持平朴弘道啓
因蜀初命茂賊之啖人呈狀臣雖見欺兇幼與永海未明

有私鹽縱就是賊所以因此條今無庸議同條免設
引到之據難定不查請令速查職名以勿論及返治罪
議○同意緣新撥內書全裹大維持平於弦之處屢立
俱無可過一切請出示仕過一
實存聖諭共坐

甲寅正月初八日辛酉

王坐御西廳親鞫王下一張所問曰問中所謂汝淑
誰耶問于方信元信元不對●曰乃別監河自澄之
字也王又下諺書問于義一曰此則誰爾也對曰乃大
妃殿別監河自澄書也傳曰內官朴忠敏江華下
去時別監方信元李注白內間通書中亦有綱繼
之狀可拿鞫河自澄兄弟姊妹可並拿鞫因方信元刑推
一次不服徐應祥暉生加原刑推一次不服王命義一
母春還為先刑推一邊鞫問義一且受刑時使義
一見之相切內官及潛通人直招則汝母緩刑之意
言于義一義一供內間書於六月三三度傳來宮渠則
不必傳通留置以相送●王曰春還仍刑更問義一
供前年十二月文尚宮書中惠宮出來云海嬰信
文乃極達別監以璣出置江都之事作文呈云云
且徐應祥內間傳書持則內人春香傳之云春日

義一

還刑祇一次不服則豈何自陞刑推一次不服○
持采朴弘道懸四大同寃宋淳若如金家之事果出於李
始出於殺人之罪而其罪究竟可免設閔俊民之口乃殺之實
予意亦未知何難拷而然也兩月之內之時仍請尹鋐
答辭臣倫宋淳今於臣推鞫決獄留請命遞職
答曰勿辭臣避鞫職

甲午二月初九日壬戌

午時太白晝見見於巳地乙大司憲宋諄啓曰柳永海李

稽周俊民亦三人事了不知當初曲折而頃以開罪受刑

一鞫一放俊民則仍囚似不均正乞放釋弘道与克成同

為按状同為刑訊而果是克成不是変知為所欺矣固

當自劾之不暇何遽至於經先劾人乎如知克成之構殺人命

則何故坐見永海之杖斃終始同參不為拘止自脫同殺之名

而今始云云乎況被詆之人請遞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大司諫尹銑啓曰當初金永海之死杖而罪及之永海之斃

於杖下其有辜無辜與否未辯而弘道乃以妄論

二字為臣詆斥自家之語不知弘道何所見而然耶

甚言國不足以与較而既被詆斥何敢仍冒答曰勿

辭退待物論○司諫院啓曰持平朴弘道陞拜立掌令裴

大維大司憲宋諄大司諫尹銑亦俱無可避之嫌請命出仕從

之

甲寅三月初十日癸亥　太白晝見

持平朴弘道啓曰臣竊念此時何等時也外而邊鄙
可虞内而逆獄繼起大臣在外而未入史反久曠而
儆戒天災特變疊見層生〻日之事可爲長〻痛哭
而莫知攸濟者也國事〻危尤有甚於此變生肘腋
禍胎猶存危機一髮日益生討逆〻請日益解自
上視之亦不如初乃下傳啓之教戒於致齋戒於國
忌戒於王居官性未遑〻討逆一典付諸勿論不可
論之地以之人心懈乖朝議不振臣意以爲不然庭
請百司不可坐不得蕭久日夜不可止如臣子者所
當輟食忘寢奔走際臣必待俞命而後乃可退召
誠未格天譴〻尋常以至於餘黨〻生不推鞫〻後
迄至兩年古今天下安有治逆而存其禍本者乎臣
每曰今我聖上内承先王〻禪上受天子〻封已正寶
位於國戚戴則今日之變難上告天王以正邦刑國

事不可何可容違於唐官乎唐官亦人臣也天下
安有事君之臣哉國綱日頹主勢日孤朕有後患焉
今不川則殿下雖欲按律不及矣思之至此豈不
寒心凡于論啓若不崇久臺官例皆引然以盡
四天之職以討逆大論合司積月臣不[illegible]事此之臣
尚愢焉迫欲是由論列連日避嫌未暇及此而先被同
僚之斥勢不可不應兩司之官謂臣同參其論不如
先避有違常規以此斥之臣引避至再曾已見遞
矣今又見大司諫尹鐩避嫌之辭有曰豈得山澤之
父蔑明之疏數爻前日論劾之末若管護永海爲
此恐於公忠正直之道云山澤之疏雖下該司於臣刷
事何避之言高章今裵大維先自避退故臣不得已
以嫌置為雖引避則有何喜得其疏之事亦被
許至此大臣身在臺閣不伸寃枉而永護金夷米
於後方可謂公忠正直耶臣既有嫌而不能隨事

盡言及被人斥決不可冒出仍職請命罷斥臣
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乙掌令裵大維啓臣伏見
持平朴弘道引避之辭極陳討逆未盡之失身爲
臣子忍言逆魁俱生如臣無狀深爲萬死臣更論屢
容之事曾有風聞又言其見戒初欲爲先引避決不
可冒出仍職且爲大論方張之日未有討逆之義臣之
罪戾至此尤大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
論乙掌令李挺元啓曰臣伏見兩司避嫌之辭乃
前持平金克成杖殺柳永海之事也臣前爲掌令
時以此具由引避今兩司又以此引避則臣何敢自謂
無失而遽出仍職乎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
待物論乙持平曹挺立啓曰臣前後引避之際不得
不據所聞陳啓而顯被持平朴弘道之詆勢難容
〻相容且見弘道啓辭中措語一款則以討逆之典
宜〻急〻常不得蒙允而不爲引咎自以爲愧而有

所云云此則令日之多其臺官者前開均受其責不可
醜擄重地重賍人言請命罷斥臣戢着回勿辭退
待物論乙大司諫尹馝啓曰
臣於
弘道竟成鬪鬨之事了無相干於前後被斥於弘
道於止一再弘道欺罔君父之罪再所不辭自知
不爲公議所容悵快之於吏援奉戢乃敢醜詆
生仕適秉山澤為父陳疏了便得氣攘臂張皇
辭說遍斥同僚罵辱無顧忌語將及臣身誤以妄論
二字為斥渠之懷擠加醜詆不遺餘力以將大論更
發一日勢不可苟冒於弘道相容共合同之席請
命罷斥臣戢着回勿辭退待物論乙大諫 判中樞府
事沈喜壽辛面官條請議[illegible]議着回差官[illegible]
還狀停所矣 弘文館上劄 請按法不從乙 宗室[illegible][illegible]
請按法不從乙臣宮再啓着回不必強請不可忍了

事毋庸煩拉公弘文館再剳不從公宗室再啓
不從公啓三啓答曰不可從也勿復煩瀆公宗室
三啓不從公若完平府院君李元翼剳曰右剳俱
悉御恩目今春氣發揚御宜調理生養以副三
望公傳曰兩司長官雖或有引避之事依前推
鞫嚴生復如之公傳曰領府事李自獻處以國家
不幸獄事又起宜從少差星火上來事措辭敦
諭公傳曰內外巡及宮墻外處衛事漸次解弛另
加嚴密為之事言于兵曹公午特太白見於巳地
公王生於西宮親鞫王曰金閣論中有有此宮
則何為之云江華府史壽協如何事乎並會推三月刑推
不服崔守仁李福成內官朴郁宗未拿囚

甲寅二月十一日甲子

大司憲宋淳啓曰今見朴弘道避嫌辭措語一款則曰禍胎猶存而討逆之論日益懈臣意以爲不得當久日夜不已止今此次處官姑停々業臣實未曉云臣當以長官專任其責決不可覥然仍冒重貽人言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〇弘文館上劄請兩司並命出仕從之〇

司憲府啓曰副護軍金景瑞請罷前府使鄭士信請削去仕版繕工監直長李尙侗縱酒廢事不合務劇之處請命改差答曰金景瑞有可用之才豈可棄之罪休煩可矣鄭士信亦已罷職不久李尙侗依啓〇大司憲宋淳大司諫尹鉄司諫崔東式掌令裵大維持平朴弘道曹挺立獻納孫渢正言金夢虎李用晉來啓曰討逆天下之大法宗社之大討也雖人主不得以私恩容貸於其間豈可以天下之大

法至嚴嚴宗社之大計至重乎茲歲以來屢因
庶官之行停不可停之論使庶遠之端迨稽天
誅禍胎日滋國家之危難已迫請勿留難丞命按
法藩曰嚴更已至極地此外又款何為勿煩阿意
○兩官啓請環拱律宗室啓請按法弘文館上劄○並請按律不從
○合司啓兩官再啓弘文館再劄啓曰相持至此不忍
從一豈復如教勿用煩論以安予心○大臣兩司兩官宗
室三啓啓曰已諭毋煩○合司四啓啓曰已諭不允○
王世御西廳親鞫罪人所 沈喜壽啓曰近日邊鄙多虞
人心搖動久矣大臣事事可閔獄事又起小臣
扶國供職少無補益雖在平日相臣俱存猶恨不
濟況時事如此者三可乎王曰留念 沈喜壽
曰雖留念而引日延時之際徒遲之人可自獻 鄭仁弘雖
已來豈不出仕相乎況今邊事難料後患且獄事
重起豈可無相臣於此乎頃日府達李天翼出仕乎

矣但充翼羸老似不得供劇朝家久無相臣
與原任料理國事者朝野尤為悶迫矣朴義男河
得星未拿因順獅刑推一次不服文貞立刑推一次
不服方信充壓膝一次不服 上曰壓膝特禁喧條〻
為之

甲辰正月十二日乙丑

王出御西廳親鞫。王曰自若逆獄時雖受刑累次罪人不爲經殺而金直哉逆獄後一次受刑者例皆經殺此何故耶。壽耉啓曰殿庭訊杖重故罪人多經殺。隆寒盛暑則尤爲易傷矣。朴義男刑問一次不服。卽金蘭詮書中所云使朴別監傳入者也。朴承宗柳公亮啓曰義一信元以河自澄書札直招則河自澄隱諱之跡昭著矣。[illegible]壓膝一次不服。六月壓膝一次[illegible]順鄕[illegible]一次不服。大妃殿內官朴邦良刑問一次不服。大妃殿內官崔守仁刑推一次不服。文貞立壓膝一次不服。監伊刑推一次不服。而兩司啓請青協拿問傳曰江華府使許協拿來而行刑。中樞府事沈喜壽六卿百官啓請議擬法不從。再啓不從。三啓不從。而大臣府院君兩司啓請擬法不從。再啓不從。三啓不從。四啓不從。而宗室啓

請按法不從再發不從三發不從

甲寅正月十三日丙辰

王出御西廳親鞫傳曰大妃殿內官安彥鳳拿入以守直內官不能禁斷故也六月壓膝不服行

判中樞府事沈喜壽等啓而官啓請按法不從再啓不從三啓不從乙大臣及宗室府司啓請按法不從再啓不從三啓不從四啓不從乙宗室啓請按法不從再啓不從三啓不從乙以鄭沆爲江華府使沆武人也性險々寧事

遂謀殺之大君々寧鄭沆殺了殺一載事之比其後二人相從但殺人者謂天殃大君死時年九歲沆到任之後絕其飯粟所饋飯和以沙土使不得入喉邑中有一小吏守直圍籬者憐々食歠饋々沆覓得杖殺之一故大君自此不得食三晝夜待死武云沆患其不速斃以其炕極熱燒殺之大君攀戶之終日力竭而墮齒骨老燒至今江華人言之莫不流涕

甲辰正月十四日丁卯

司憲府啓曰前皇帝詔勅出來時當其賚捧使及差官到境之初近候之臣及義州府尹即必詳細探聽謄書一本預先馳啓乃是流來規例今此賚詔官越江之後宸詔及遣使與否接伴官全不分明探聽啓知至於宣傳官下去後偶百般爲順付以送使親之大體臨時窘迫極爲無謂義州府尹朴燁當時亦不分明探聽且留馳啓以致僨事物情莫不痛憤豈可尋常推考徵其不敬請接伴官遠遞之應恒拿鞫義州府尹朴燁罷職往在戊申年間奸兇腹心羽翼布列朝著將欲網打士類謀危宗社幸賴天心默祐云論激發許多兇賊黨次第伏聖上告宗廟頒教八方此實告祖宗而豪之于臣民而豪之也至於壬子年間因其[illegible]疏所陳凡關係國家告廟中罪人勿論罪之輕重永勿立

啓事捧承傳諭而今此剔歲拘將時見左告廟
中罪人該曹々端書啓殊々南初告々佰々之意令丟
復爲收叙此人未則奸兇餘孽終必接迹而起將來
之患有不可勝言頃者剔歲拘中告々佰罪人書巳
啓單子請俯勿爲弔行不在台啓庫藏信一任
兇也請張兇設逞妖村閭到處生孽鄉人賊弃枉
稱禍妲殃其舊業彼主洼羅災人所共災其自爲
求禍宜其所不至而々々致有害至於此極其爲人
之妄爲術業之不精於茲可見矣今又稱禍宗社賓
試於廷史二百年不振之神基欲擄徂以一小妖張
浮驚詮熒惑天聽非但一國臣民皆思顯戮祖宗在
天之靈亦必赫然於冥々矣前於末有一妖魔倡爲
迁都之說當時君臣陷其術中一敗塗地終至於潰
國而復王豈料聖明之世復有此妖兇之変也此臣
所以尤極憤惋而不得請不止者也請勿留難亟命

依律定罪答曰勿煩○司諫院啓曰戊申[illegible]之人
非但被罪之比上告祖宗下諭八方頃年又因臺諫
所啓永勿書啓事捧承傳今此別歲抄錄啓時
並為書入殊無前初告之廟之意物情莫不駭異請
吏兵曹別歲抄單字即為還下使改[illegible]施答曰
不允已諭勿煩又諭○王出御西廳親鞫朴邦[illegible]一度
膝一次不服大犯嚴加反趙世[illegible]崔世[illegible]並推于音[illegible]
富田並拿出皆大犯嚴加內人即為[illegible]辭連故也
崔斗立壓膝一次不服朴義男壓膝並不服兵曹
佐郎崔鳴吉被拿下獄時唐差入京王命兵曹定
宣傳官各一員守直唐差館所令不得與外人相接意為元由
差員等發人出送街路[illegible]捕盜軍
使於後人以畏避有世子久去李弘立者來洒[illegible]
以為又捕盜軍所捕回告鳴吉按[illegible]
之黨以為知情故縱[illegible]命王[illegible]命下獄

甲寅正月十五日戊辰

傳曰實錄殘揭日甚畢役善於大臣易令嚴督董

爲完了乙接待所譯官卽史所郎廳鄭遵呈納曰

衣衣單則稱以多分卽生黃葛布一匹彩胄稍一

匹贈送色吏處小帽子一介并次給之矣減字譯

官出傳責官之言曰點視回衣物件則虎皮毛薄

把參不好擾給云云臣卽見丨則虎皮毛果淺薄

把參品似極好再三開諭終不聽順不得已令該

曹改備以給之意敢啓傳曰依啓該官推考今後

衣衣單物件政院十分看品檢飭以給乙傳曰衣差

官之來每以陳久不用之物充給衣單該反之不察

甚駭甚矣該曹郎廳並推考下後衣單中久陳之

物勿爲充給廷令量定兩南史丨志之措備以進乙

政院啓曰大提學圈點自前招政府錄事言送則

錄事適告諸大臣以是故日來議此後議請命招乃

旧例也本院再次抄録事言〻逆〻逆弄良白史大提
学園監重事逆臣至此極為東夷今則抄議政召
存逆之園監〻意言逆何為者曰允過年日後園監
乙司憲府前啓別嚴抄中告廟罪人句為五本小請
罪逆應恒朴犍〻並不從公台啓李懿信按律同訴
院連啓嚴抄中告廟人請句為宋〻並不從乙王出必
而聽親獻王曰擇啓招拿入壽協洪仁八月初四日逆議
安置〻特教府堂上郎廳各一員文宰一員武為招
四員承傳二員內官二員與臣同坐於園監門外
眼同安置逆日所納〻物書諸小紙送於承傳則承
傳史內官入於園中及承傳撤還〻後其洪鑽物件
小紙送于武別將武別將決軍及本一〻點檢以入
臣雖欲管護檢察史別將亦恒留府中耳目森列
宗社所不共〻逆魁欲如管護則是亦逆成也豈
敢管護自而於逆成之理乎八月晦間內官送人曰

罪人衣食白餅其可得然臣答曰罪人飲食必
待承法分付而後之雖一勺水不敢擅入居三日承
傳送人曰罪人必欲食白餅三日呼哭其可遣入
即令下人作餅二塊盛于小貼送諸承傳此外
別無一毫自擅之事至於圍籬排設之初加貨勸次
知都事史不得自由之說尤極無理萬萬初無都事
過閱城中圍籬可合家舍最後日照得東門內
崔彥解家調發軍人或令員役或令代長木
築墻圍籬即日畢役都事以舉決之人更判如
官爲不近似臣不爲營護之跡不以貨勸之狀推
察史以將及其都事下問則可以立辨以此邦實
趙德新面質崔仁立刑推一次不服又加刑甚不
服而自燈燈刑一次不服乙行判中樞府事沈喜
壽之言大臣啓從請擬法若曰天時尚寒傷人必多
逆可休煩退察戚事再啓不從三啓答曰不必加律

兩司連啓請按法不從再啓不允三啓不允四啓不允

甲寅三月十六日己巳

王世子西廳親鞫傳曰大殿內官不有傳教內人出給之物私自傳通小無忌憚承傳色內官任某所以不爲入啓並拿鞫順鄉刑推一次不服孔邦實趙應新面質崔仁立壓膝一次不服傳曰內教任得後江華下去時饌飲食白餅再〻傳言于本宮〻不以入啓其慢蔑君上無忌憚甚矣可拿鞫與伊壓膝一次不服大殿內官樹大春李扶榮表進宣傳官崇遂並拿因崇遂捧招後放送

甲寅正月十五日庚午

午時西廳親鞫傳曰朴邦實私通書追後
與刑邦實及崔仁立家內奴婢並拿鞫李萬就
壓膝萬就即上年咀呪之變金自璧辭連者今
始得捕窮推其時事狀壓膝十次不服崔仁立壓
膝一次不服李從男刑推一次不服即李萬就兄
也又得覺刑推一次不服右詳妻文吉刑推一次不
服壓伊壓膝一次不服壓伊乃六月之女金蘭之奴
也河自澄烙刑一次不服李萬就烙刑一次不服崔
守仁條應詳而質後右詳壓膝一次不服崔守
仁刑推十次不服吾辭連人玄忠貞囚拿之
女貞乃條右詳妻娚大司憲宋㙫大司諫尹鉄
啓曰今此獄事內外交通出納文書者雖多乃兇謀
主張款在於金蘭以餘兀人俱已刑訊金榮至
今不問文廷立河自澄族類皆死則金榮兇謀吾

豪瀍問此罪人亦姑為停刑宜速拿去金蘭各各遵
問得清甚弟語此外餘多可問之人徐弟察之
也啓誅連[illegible]請[illegible]議按律答曰亦世人亦不淑悲不可一
從法典出宜集中情法並行知斯乃止可矣勿以
煩擾也合司初啓弘文館上劄請以議按律不從也宗室
連啓請一議按律答曰卿亦依宗戚之列何望執法
論爭勿以紛紛停止退休也合司再啓答曰毋以煩執
也百官再啓宗室再啓答曰豪直已盡更無可治
弘文館再劄百官三啓答曰已諭毋煩合司罷啓答
曰不久

甲子正月十八日辛未 太白晝見
王出御西廳親鞫傳曰青協議處沈喜壽朴承
宗亦啓曰若有情迹則雖緩以重律可也若無
情迹難致之亦可以其顯著之言只白鮮事宗
子云也貞刑推一次不服北間刑推一次不服崔
守仁之奴卯寅貫之奴男伊年十二亦崔也治刑推因朴義男刑
問一次不服李萬就刑推二次不服李廷男壓膝一
次不服文得賢壓膝一次不服文芸壓膝一次不服
崔也治刑問一次不服趙德新刑問一次不服監伊
烙刑不服方信元烙刑不服河自澄壓膝一次不
服李萬就壓膝一次不服仍承旨承旨啓曰平時自
正殿出則注書出東邊翰林出西邊記後翰注雖
出已成規例故今日在外之注時設須去親使之分
出何以從之大臣宗室兩司連啓請議按律不從再啓三啓四啓
並不從以宗室請議按律再啓三啓已盡

諭只宜勿更煩乙百官啓請以儀擬律者不必
依律停論可矣再啓三啓者即諭之已者毋庸煩論
乙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寅正月十九日壬申 太白晝見

午時太白見於巳地也是日令大臣庭鞫傳曰逆賊人得而誅之不必大臣判府事病重則退去調理事備之推鞫廳啓曰傳教罪人崔忠洽趙德新文云孝從男玄忠貞北間朴義男李萬龍文乃賢朱壓膝並不服照律加刑[redacted]不服敢啓答曰知道也

以奇自獻爲領議政鄭仁弘爲左議政鄭昌衍爲右議政

甲子正月二十日癸酉

今大臣庭鞫推鞫廳啓已傳女奴罪人點伊玄忠

貞崔忠浩趙德新北間未益壓膝不服文得賢書

從男文三並加刑不服敢啓

甲寅正月二十日甲戌

傳曰大臣推官勿爲府伏平坐鞫獄凡罪人訊鞫之際推官似當以指辭逼奈鉤問今則闔聽之負皆無一言只仰手曰甚非妥當後勿如是也王出御西序親鞫李弘任刑問一次弘任即士人之虐差官入來時醉行其後以爲無虐人密請拿鞫不服文得覽壓膝一次不服大司憲宋軼大司諫尹殷輔前啓曰凡交通必彼此相應然後如之今犯人亦指辭及文書中顯有免謀相通之迹且載府決所如之保請江華園雅中內人拿鞫從之王曰江華都事發送特內官一時並送文書壓膝一次不服云忠貞加刑二次不服崔忠洽加刑二次不服北問加刑二次不服趙德剛加刑二次不服何自澄並不服絛[illegible]之應祥之並壓膝一次內人中還送並不服何自澄加刑二次不服王曰議保母叔王拿闌王曰中還送勿爲驅迫徐徐入庭敲

狀亦勿爲〻上年旦况曲折及大妃殿所請之事

自是後內外差備門皆閉塞一日大妃移住[illegible]奏樂諸內人或言曰

一〻捧招中還送[illegible]大妃及金尙宮文尙宮言〻天

朝不知〻大妃乎朝廷不知〻大妃乎大君亦朝

廷不知〻大君乎內官不知〻大君乎天身只此

何未事歟大妃曰吾〻親寫書以因禁又閉塞門

之天豈無知仍攢手呼哭吾生而見之耶大

妃十一月初十日間行天祭所謂祈禱之事不知某

操此之文尙宮言於天身曰以叔大君還爲入來

之事豈敢爲主上東宮謀害之所禱乎江華相

通之事則不知曲折八月晦間秋玉文尙宮韓相

之排細於門內而已之出生雜不知顚末而〻

尙宮自門隙生給則朴邢實崔士浩受去云〻

矣主白更〻之可問之事放送 中還故致王右於人

中還捕殺大妃所禱及通書事致命釋之

王將親鞫大臣不進 正月二十二日乙亥
删緝設局自上親鞫莫大之罪指斥大臣則非但事
体極非常予亦是之刑之視惶恐敢啓傳曰鞫
獄方急不可不為以傳曰獄事又起奸謀叵測臣
大臣推官不必來不推鞫決之賊輩來輸情節
相繼殞斃臣等承旨尚不稟處臺諫亦不論劾
今日國事極為寒心親鞫雖是大臣可以為之違
必懲侍王出御西廳親鞫金弘尹刑推一次不服文
世加刑一次不服李弘任壓膝一次不服崔忠洽壓
膝一次不服趙德新崔守仁河自澄並壓膝一次
不服徐應祥加刑二次不服以都承旨李德泂不
詣日前則日百官啓辭大臣不來則勿為捧入事傳
教矣今此逆獄擬律之請乃是一國公共之論臣
不以參在逆案之故不得請討常以為恨豈敢從
中阻遏重得罪於天下後世以前捧入之意敢

啓書辛酉官大柔措也自前無有以大臣擇入
時乎今日已擇之外更勿擇入

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丙子

右承旨朴纉啓曰今日已暖而推官不來請當該
禁府郎廳推考傳曰國綱解弛人不畏法如此
禁府都事有何罪勿推也　兩司啓曰三公之職百
責所萃人之去就國家安危係焉苟非其人決
難冒居

領議政青自獻原

家行事陰私不須悉舉欺罔天聽而一生不衛陰
危詭譎惟以傷人害物為事前任相位張皇氣
勢擅其威福屢起大獄睚眦必報攘攫強奪很
愎無忌更被重駁為衆所棄及下爰立之命舉
國駭異中外失望豈可使得罪公議之人復廁其
職以任重誤國事乎請命罷職　答曰不允盡之國子
之賢相構陷搏擊使不得容忌克護逆之人以之

乎決去可從之但亟傳此論使之上來以濟時艱[illegible]
連啓請議按律兩官初啓宗宗室啓者曰捶撻甚矣須
勿殛瀆也弘文館請按律不從也台司再啓答
曰不允也百官再啓答曰予意諭之盡矣何不動聽
乎況宗室尚在境內勿爲煩擾也宗室再啓答曰
予意已諭卿等不得察乎勿之屬太煩也弘文館再
啓不從也台司三啓百官三啓宗室三啓答曰不允
從之意已盡諭之矣也王出御西廳親鞫壓膝
不服李弘任壓膝一次不服崔忠治趙浩初加刑二次
並不服徐應祥壓膝一次不服河自澄加刑二次不
服內人富田刑[illegible]一次不服

甲寅正月二十四日丁丑 太白晝見

答右議政鄭昌衍辭職疏曰 省疏具悉至意 惟卿

以累朝世臣 宿德雅望 冠于朝紳 一生恭謹 恬靜

自守之節 求諸往牒 亦所罕有 到今一度至示之狀

矣乎於私之實 循輿望之何 後尚逾退不念國事

乎 試觀今日時勢 豈容袖手自引 不必如是 共濟乎

宜勿控辭 更殫赤心 以待時艱 請以議擬

律 許自啟罷職 不允 ○啓 答曰 已諭 休煩 ○合司再

啓 答曰 已諭 休煩 ○弘文館上劄 請按律 答曰 已爲酌處 不必

加律 ○行判中樞府事沈喜壽上箚 請議按

法 答曰 不允 ○宗室初啓 答曰 不允 ○弘文館再

劄 答曰 已諭 勿為堅執 ○合司三啓 答曰 已諭 不允 ○

百官再啓三啓 并不允 ○宗室再啓三啓 並不允

○午時 太白見於巳地

甲寅正月二十四日戊寅

王世子御西廳親鞫 ○ 沈喜壽以病未參 王命招喜壽入參啓於榻前曰臣承嚴教不勝惶恐戰灼不敢更達願仆供職以死為限但近日腰痛甚劇不得如意運身或願仆於御前不為問但且鄭昌衍為相已久請亟命出仕王曰以此艱虞之日朝著不請大臣相繼被駁以此何能為國乎鄭昌衍命招病不得出仕 ○ 崔守仁加刑二次不服河自澄壓膝一次不服富田壓膝一次不服方善元爾信元一弟聞變逃避至是見捉於楊州年纔十五不可刑推故王特令壓膝鞫問又不諱於是乃以殊義一通于惟男家之出也相通之迹著何以隱諱準壓不服李弘任加刑二次不服徐應祥烙刑不服內人方言日德刑問一次不服方善元刑推一次不服善元考諸戶籍則年十七故放之 ○ 兩司連啓

請以議按律竟自獻罪戢若曰情有所不忍事
有所不可何用其法毋庸驟擾傾相義同休戚
功在社稷盡誠討逆亦以憂國則今日首揆一任其
咎不容甫求雖千言萬語決之允從之俚亟傳勿煩
以爲國家弘文館上劄請按律答曰情有所不忍事有所
不可何用盡法毋庸驟擾也 [illegible] 宗室 [illegible] 啓 若
曰不允也 合司再啓答曰已諭休煩也 百官宗室
再啓答何從之事何必强拂群情持難至此乎宜
勿徐徐以爲事乃也 合司三啓答曰已諭不允也
弘文館再劄答已諭休煩也 百官宗室三啓答曰勿爲
煩論也 合司四啓答曰不允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己卯

王出御西廳親鞫崔守仁一壓膝內人富田一壓膝河自澄烙刑不服種伊種刑推不服方善元烙刑不服徐應祥加刑一次不服河自澄烙刑不服于青德壓膝一次不服內人種伊種刑問一次多所援引而亦不承服也兩司長官榻前啓曰近來人心極惡上年但見一事明白無疑雖愚夫愚婦無不知之而其間一種凌逆之論或以爲不實已極痛惡而今此獄事義一則已盡直招而其他諸罪人堅忍不服以此外間不知此曲折又以爲此獄無實云極爲駭憤請金蘭拿致與大義一對質義一枕中書於今金蘭一一見之後處置而其凡書中陰謀曲折盡出頒教以示中外使中外人不曉此皆知其明白無疑可矣王曰當量處也合司連啓請以璣按律領相許積獻議啓曰王法雖嚴天倫亦重參情用法

可矣何必盡律乎勿煩甚當領相事已諭休
煩也弘文館上箚請按律不從也合司再啓三啓罷
並答曰已諭勿煩臺官初啓再啓三啓答曰已諭也
以吳億齡爲左參贊朴楗爲大司憲李彥英爲正
言金夢虎爲持平

甲寅正月二十七日 二更一點 太白晝見

王出御西廳親鞫 方善元一壓膝一次不服 內人春香

刑問一次時表僉不服 春花刑推一次不服 即內人金玉蘭押

子也 于音德加刑一次不服 許表介刑問一次不服云

德老雖介 但歸男妳子也 逮捕經年 今始得之

刑推一次不服 伊種伊種一壓膝一次不服 內人妳子孝生

人春丹 邊王青 今方並拿推 宗府同連啓 請以讞按律 喬

獻議議啓曰 決不忍從 勿爲煩擾 領相事 今日首揆注

北此人不可不久也 同 憲府啓 豐儲 象王傅 尹暘

爲人愚劣 不合一司之長 請罷 從之 合同再啓 不

從 三啓 四啓 啓曰 不必强爭也 百官初啓 再啓 宗

大臣宗室三啓按律 玉處 連 別 元

室初啓 再啓 啓曰 可從之事 則不從乎 休煩可矣

百官宗室三啓 啓曰 雖從之意 已盡諭之矣 也 弘文館

上劄 請按律 啓曰 不忍從 勿爲煩擾 再劄 啓 已諭 休煩

也 午時 太白見於巳地

六十三

甲子正月二十八日辛巳

午時太白晝見於巳地○合司啓請以儀按律

領議政李克均自獻罷職並不從○以宋駙如黃海監

司鄭文翼如夜理○王御西廳親鞫方善元加刑同日鞫

一次不服春香壓膝一次不服春花許天介河自澄

于音德檀伊檀并壓膝不服河自澄加刑一次不服

丁生刑春香推一次不服即大君奴順賢發於二十年獄事

者也如春香刑問一次不服傳曰李弼成年未老情不可

加刑亦難全釋絶島定配○傳曰崔鸎吉別奉官宣尉

門外懸送尹佑羅職放送

甲申正月二十九日壬戌　太白晝見

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寅二月初十日

甲寅二月初二日甲申 不坐合啓停

丙司啓請璣按法領議政許積自獻請罷職不
從○司諫院啓曰生民休戚係于守令銓曹注
擬亦難盡得其人自祖宗朝特遣御史使廉察
汚吏有所畏戢其意有在近年以來生民之困
甚日甚一日而暗行之道廢之已久物情深以
爲悶請及農前差遣暗行一以採訪民
情一以彈壓守宰答曰依啓事發落○傳曰此
時御史發遣事廣議大臣以啓李慶徽議曰擇
公明農前差遣信賞必罰以示勸懲沈喜壽
以爲暗行御史有益國事發遣必當傳曰自上
當參酌發遣之意言于諫院 並啓四啓並不從 ○台司再啓三啓
合啓請璣按法不從○宗室璡請璣按法答
卿亦尊義之誠予已知之今可停止以安予心
再啓不從○大臣璡請璣按法啓曰當今人心不

白晝行人，鏁手並從容納招，並不服。眷花眷
眉許長介老雅伊出罵，並壓膝不服。又刑問
各一次不服。丁生加刑一次不服。初將男死，茂年
守其宅，有一人日暮從其家衝走，守卒刺其回
賞縛諸闕下。逮捕者極衆。丁生軍即將男炮也
首榜死，竟無驗。○弘文館吏劉倩儀按法不從
再劉不從。○前大司憲鄭述上疏曰：臣危病瀕死

淑豈可一從法典重予罪至于宜知予意亟傳

毋煩、以安予心再啓三啓不從○傳曰二日傳鞫則

今日大臣推官待開門會府至今不詣者係

意未及來詣人並速命招○訓鍊都監啓曰頃

者有旨整齊兵船並十隻具軍兵射格○然者以備緩急之

傳教矣船隻則差官已分送于下三道時方

措備矣至於格軍沙工則水邊居民勿論閑雜

公私賤諸色並人漢水夫及各司衙門所屬自十

五歲以上至五十歲之壯實抄定以備戰兵船沙格

宜當敢啓從之○五日逆賊推鞫之事自古違

夜爲之後金直哉逆獄特至午始爲之今後推

官若有未及來者色承旨知有即爲命招○

王出御兩廳親鞫罪人宗得特鄭戚福朴春壽

鄭仁金龍孫貴男孫水林木曰金榮男大門外有

人夜引手方得天在塼坐者於手其跡元是之

甲寅二月初三日乙酉 太白晝見

忠勳府啓曰今府院君二十員從一品二十員從二
品三十八員云此只是文武封君云已內官封君去不
云焉若并內官封君去則此外又殆至二千員冈知
宰相皆是封君自祖宗封君之後未有如今日之多
者典儀尠少不能支吾請擇給廷京收子從之○
兩司清議按法不從再啓三啓四啓不從合啓連啓請
嚴鞫自獻不從○大臣窒啓清議按法不從再啓不從
三啓不從○百官庭請清議按法不從再啓三啓不從○午
時太白見於巳地○王出御西廳親鞫王百金隨年乙亥
凡亮供乙未事曲折腹心同謀但晚出事詳細嚴鞫刑
問一次不服春香春花丁生木斤壓膝不服春香加
刑一次不服春花丁生并加刑一次不服金隨壓膝不
服隨乃金鎔男之求子癸丑之變年未成繫獄至是
鞫之童子何知待年幼殺王之推大非可謂忍矣也

弘文館上劄請𢇁擬法不從再劄不從

甲寅二月初四日丙戌

禮曹啓曰大殿大祥日有坐哭節次乎依下詳例察爲事言于禮曹事待我以矣五禮儀上有十三月除服之禮而大祥日則無望哭節次矣敢請傳曰更察前例以啓事傳教矣禮文本無再期望哭之禮考出前例則濟城府院君夫人之喪亦無此禮但今此文陽府院君葬引永葬日自內有望哭之禮亦無禮文所載該曹不敢擬定新儀伏惟上裁施行從之

宗府同啓請鞫按律不從再啓三啓四啓不從合啓合至

請嚴鞫自獻不從又同啓……討逆之法必先鞫首惡而今者逆書及咀呪呈文等項大逆不道之事主張者金蘭則此是首惡之人所當先鞫而今之踰月尚不拿鞫只但討逆不嚴物情莫不憤鬱請金蘭如先拿鞫其所出於書中應問內人一一拿來以正王法昭示中外從之以同一處之附啓回啓

仁縣監金光白身有重病久不坐衙吏緣為奸
民受其弊請令罷職其代以勤幹有名之人名為擇
遣從之 ○ 以宗室詺請璲擬法不從再啓三啓並不從
而宜啓請璲擬法不從再啓三啓並不從以傳曰明
日再明日啓劉勿為事言于外庭三司以傳曰從應詳
罪惡極重堅忍不服追施典刑李萬龍亦追刑以令
大臣二庭鞫以推鞫廳啓以傳教矣罪人春發丁生
並壓膝不服金禎丁生春發並加刑不服金禎壓膝
不服敢啓傳曰春發加刑金禎壓膝並不服 ○ 弘
文館上劄請依律不從再劄不從

甲寅三月初五日丁亥

吏曹啓曰督捕史將差出朴致毅去向既不得指的則各道似須分遣差來負差出手傳罪員役一依己丑年例察其十分極擇擬差

甲寅二月初三日戊子

傳曰百官三司啓劄明日勿爲事諭之

甲午二月初八日庚午 太白晝見
傳曰自上感冒不堪應接百官三司啓劄及推鞫限數日姑停 ○傳曰胡人貢貂例於五月內上送而至今不送猶未畢捧乎貢貂價物之給胡人乎存道監司處下諭以問 ○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寅二月初九日辛卯

持平朴弘道啓曰金愙之死於舟中同舟人自有
當〻者柳永海未敢蔫工派殺之說則似是疑獄
至於金克成〻杖殺柳永海也臣目覩其可論〻事
也一款論劾克成等者此也今見靈巖人朴應元未
之疏首言近來討逆不嚴中言臣丑五臣寃死此爲
懸臣亦嘗痛惋者也末端一款則專以克成伸救
枉殺鄕老之罪也臣曾以此事引避凡米〻浸乎曲
折前已陳達〻不必更瀆天聽而兩邊人之疏相継
來呈有若兩人持牒而相訟者於臣名叉出於此疏不當
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

使不得
刪帖

甲寅二月初十日壬辰

掌令裵大維李挺元啓曰臣等伏見湖南一道自經
己丑之變鄭澈流黨嫉士論之類輾轉傾軋不啻私
讎言大成閻鴟風習日壞害及公私禍將難救當
至寃之未伸而公論之不行故也夫湖南乃國家府
庫而人心士風之淆亂一至於此其爲明時之不幸
可勝言哉言者朴應元論救五臣欲正是非則
在所難已而至於金容之事亦以無罪爲言及其星良
臣等於此事亦曾所引避者也何敢偃然仍冒
寢罷同僚等請命遠竄[illegible]立
流到安叩幕圍籬毋人絆其飲食[illegible]
江華府使鄭沆殺永昌大君儀◯持平金夢虎
正言李用晋啓曰臣等以臺啓待罪言切未效
消帳之報續攝於靜攝之中罪合萬死夢言官之
廣官不同苟有一毫未安於心則不可含嘿而苟容
也儀罪關宗社憤極神人有必誅之法臣等當

立書夜降
位氣中下
乃死獲也
人明爽理
幼推法仿
大凶意不
言手書自
摛羿人矞
上聰中氣
孜大義不

死弛致

之義故臣未伏閤連章每陳按法之請而誠意淺
薄未回天聽常懷憤惋碎首欲死者久矣近日以
來式因大祭式以王候不寧而停鞫者多日今聞獷
賊病死使窮兇極惡之逆未加天誅遽爾自斃宗
社國家之辱爲何如哉事至此海之首及臣未
雖讞死萬萬不得辭其責矣何敢仍冒賍諫
於當日被刺於後世乎請嚴斥臣之職 答只勿辭
以江華別將李廷彪以殲死戮致以命傳只由予不
德致此孤危死其中 悲慟無涯治喪祭奠等事令
本官另加察行予當遣中使看護仍傳只禮
葬之事以大君禮爲之

甲寅二月十一日癸巳　太白晝見

大司諫尹銑啓曰云云状小臣待罪言地以按法一事伏閤連章已至經年亭誠未回天聽憤惋迫切又緣傳教累日傳諭使之逆魁未施邦刑之遽爾先發身有言責未得其言將焉用彼諫臣哉決不可靦然仍冒取笑時々識貽後日之刺且以仍日暮々雖未避所失尤大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以敵細瑣聞啓曰云云状小臣待罪言地識意淺薄不足以回天其於廷議之事呼閤二年未蒙一俞畢竟邦刑未正逆魁尚自盡其可謂朝有公議國有王法乎臣何面目更啓言職且臣久患傷寒未避又後於人罪戾尤大決難仍冒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以承旨柳潚啓曰昨夜潚忌記儀表葬之事以大君禮葬之教事傳也次矣璣得罪宗社莫爲之庶人決不可以大君禮治喪即敎其由入啓

而靜攝之中仍夜讀擾未安故不得承受之意
令姑敢啓傳曰幼稺之見渠無知識則既死
後待以優示何傷也但所論實出於公議無不可
推也依啓柳浦再啓曰璣敢不得以君治袁則
乃其罪人也雖有治袁黎奠未事令本官另加
察為之叙不得案則之意敢啓傳曰蔡黎不可
不從阜速為下諭乙傳曰璣永蔡間別將量
率軍士仍為守直該察雜人事下諭又傳曰
幼稺之見有何所知追於群情失所究至甚
憐悼別將及江華府使不謹將護亦不為禎
先馳啓並推考仍傳曰鄭侃行公推考乙承
旨鄭豈啓曰江華別將李達懿處下送有旨綠
于特意以整軍儀馬下送何如傳曰允乙午特大
內見於己卯

甲寅二月十二日甲午

執義金質幹掌令李挺元裵大維啓曰臣
等忝冒言官累瀆於靜振之中罔知罪萬死
第念臣等不忍與逆魁共戴一天連章顯驗之蹤
年誠意淺薄未能回天誅亂常刑按今於遠處
討逆大義從此不明臣等得罪公議上負宗社
更何顏面復出仍冒請命嚴斥臣等之職著已勿
辭以都承旨李德洞未啓達議之死特下蒙癸
從厚之數臣等非不知聖上友愛之至情但議得罪
宗社屬籍已絕官充表事有拂公議臣等反覆思
惟不得承奉之意惶恐敢啓傳曰此九以是行塞
之事依前例速為下備以傳曰議治表次知內官三名
聽令別將及本府之使關圍羅者搶守直以承政
院啓曰取見京圻監司所送封襄衣件則衣領有
書一句曰須招後氏駿後世爵三蔑衣之長帶亦有

書已洗濯櫝櫃之子畫雜辭讀書則憤嘆之際孳
之蓋辱而感神聖恩之跡辭末後以稱第展身名
勉自撫案牀其辭有不可測度者此封囊衣件
亦物何以論之敢稟傳以知道此衣服狀堅封藏
直義幾虧讀書封入之四云文傳由駿手甲之子乎啓屍此乃
手甲免獄甲之子緣生死耶乎但不懂云矣　然致數
失捕往耳盜直相望延之長腫至是無盡之獄人作因者病
獄
乙午時太白見於正地

甲寅二月十三日乙未 太白晝見

合啓請壽自獻罷職不從 又合啓以金榮木拿鞫

事係須日論列 嘉久不遂 是豈處置便宜首惡之徒

豈處宮中物情莫不駭憤 請亟命拿鞫定罪 發落

以依啓 司諫院啓請外邊偷竊 加設正捕盜大將及

刑曹堂上並命推考 振威縣令黃致中以人命濫

殺居官不謹 請命罷職 答曰外邊已命詳察議

處 狀於訶矣 捕盜大將刑曹之堂上事係發落

黃致中事依啓 又弘文館上劄論自獻 答曰

先朝貴戚國家元老 當此艱危作相鎮物

事俾勿必煩論 以僨國事 又備邊司啓曰 我國長

技唯在弓矢 而北道各官所在弓弦 皆雜以麻

絲 不合戰用 極為寒心 今雖推其皆備而產絲

本道所產則易辦 出勢所難能 不可以此推移

變通一道防近各道 以有易處 似為兩便 敢

北道所産蚕絲両道所産合黄海平安大道各蚕
絲百餘斤急速措備輸送于咸鏡監司處咸鏡
監司則紬紬以為千斤刻日輸送于黄海平安監
司其裝送到付日子一邊知委渾淪蓋造之弊則
邊上禦敵之具無有精緻一路敢綻之也傳曰
予病甚苦嗜常連夜又遭此感精神益亂勢不能
酬答辭意旨調度間三司啓則勿爲事言之
也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寅二月十四日丙申

捕盜大將啓曰本月初四日夕時臣未得聞逆賊朴致毅往來于楊州境內之言即為發送左右邊軍官各一人馳往楊州牧使伴細密議窮詰捕獲矣至初十日祗承秘密備忘記則又遣軍官及差人嚴加戒飭使之刻期跟捕事則監司軍官與本州牧使之同為之分散或為掩跡或有物色備極窮探以逆賊朴致毅竟不得捕來但幼學韓山斗奴子貴千言說日入時着平涼子慕之唐人春景家入去云云春景即為捜覓則男丁無一人只有女人一名推問慕之唐人及主人去處則答以春景時在上典韓山斗家其餘雜人不知云云其面勅慕景及春景之上典韓山斗亦為捉來矣傳曰並拿囚嚴覈事○傳曰唐人入接處推定解事譯官不離看護捧送兵曹郎官并捕盜軍官十分嚴守譏察乙承旨鄭崑啓曰

金蘭等拿囚事據呈府都事令亦待令為前日
以此書中在問內人等傳旨付標之意入啓為有如乎
察為白乎後拿囚事傳教是白有如乎須某名捧傳旨後並
當拿囚敢啓傳曰金榮烈伊亦直為先拿囚乙傳
曰推鞫未畢之前外方罪人拿來及罪人定配時必
加啓重者以啟都事捧送事是承旨察如乙傳曰
禁府發守儀察等事另加察為乙傳曰朴致穀
韓錫金員派家良一年歲并錄送依前事目詳細
開諭發後盜賊著實譏捕事下書于黃海新監
司乙傳曰流民人自山下來特韓錫等捕捉云其迫
處村里如有男女中辛刂人是去令李光猷詳細
物色察訪可疑人捕送事之教尚監司處下諭乙
傳曰眾人閑閑道士為子一人以釜山僉使軍官下去乙乙
倭子相接云十分極察物色緝捕送事下諭于慶
尚監司及東萊之府使是如察察等處乙傳曰

亦直衆怨亡金宗有間論以首惡不安此傳旨付
標令日內庭衆人未分因其間都事肩捨得之
相通之契後四月竟殺之甚賜死也王特下傳旨曰金
莫子兒賊齋常相交極切元干逆謀咀呪之事無不預知不捉
其惡愈往愈甚私作破字兒逆之書密通于蟻一
處其怨詈君上不道悖逆之語無所不至潛搜
廷動靜康官往來欲為呈文生事密結內反及後庭
詳未隱微不測之謀所關嚴鞫正刑但久在先朝內
庭下列不忍依法處斷依庭希例賜死後十一月義
一亦賜死坐是獄死者方信元兒爺母妹後庭詳及
其妻奴婢等其餘皆大妃殿內反及內反奴屬大把殿內人
及內人奴子死者不可記圍雖中內人扶奴米央外
亂母子屬亦皆死奇協皆京極邢亂竄亂之後華之大君然

甲子二月十五日丁酉 太白晝見

有政李慶全爲全羅道監司許箹爲戶曹參議鄭廣成爲兵曹參知金緻爲大司諫李弘望爲司諫金止男爲輔德高用厚爲兵曹正郞柳湙爲持平孫倜爲獻納朴道晋爲司諫院正言韓孝純爲判中樞府事金爲都摠管

傳曰大臣勿論在京在外無爵有不受祿者今後有不受祿者令倉官題送于其家以尊事體

以兵曹金瑬男家守直別抄單字傳曰以捕盜之守直

~~太白晝見~~

甲辰二月十六日戊戌 太白晝見

傳曰宮墻外四營依上年例以殺手武士抄入夜
間譏察警守事另加申飭察行事言于兵曹
訓鍊都監[redacted]都監御營廳軍士及兵曹軍
其畫則分入於四營夜則列坐墻外達曉巡邏
令右一體警守而大將以下將官及各將相督飭
之外𨽻亦分日巡檢矣今承傳敎更加申明俾無
警守之意何如條敢啓傳曰識嶺道胡人貢貂至秀淸
小所見埋沒不合於用今後精擇可用捧進事下
備邊司道監兵使處乙承旨柳緝謄出內庭罪人分
因遠獄囚之言語相通之弊招禁府郎廳丁寧
分付矣自前獄間直外以各司奴子輪回交替不
之因此輾轉漏洩之患今則限定意間句如陞易
取或言語相通於彼此則以梟身為推之意捧
傳旨嚴飭事令禁府察問何如傳曰允乙啓

九十七

太白晝見於午[redacted]夜月[redacted]食之

甲辰二月十八日庚子　太白晝見
傳曰近聞使極擇律官每才分擇差以此罪人族
屬有計慮人定送○備邊司啓曰豐水使爲有
瓜滿之規瓜滿之後則身雖在任縣令不行交代
期待之際必致推移積滯誠極細慮以法監司李
廷臣統制使具致績慶尚右兵使尹先正左水使李
璲京圻水使柳止信俱經瓜滿其交代薦望之入
則在遠之人亦自治行坐待交代新官之來雖欲
擺脫職事其勢有所不逮從後制使管擬三道如
任尤重而仍任之後又經一年當此春汛海防正
緊必須新官下去料理整頓以爲策應之地是
可免後時之悔臣等非不知自上難慎之意而擬諸
事勢不可不並速差出敢啓傳曰從所啓差出○兩
啓請齋自獻嚴戢不從○司憲府啓曰方鎮之
官瓜限即遠此帶則不易之典故遠移之過則軍

民撩務使侍新官不必審任之職契習遠投之策
不容少緩之者請道監兵史及徙制使營詞書之久
遞來差官於但各道下人來侍之久有驗見中流出
春保方急朝夕侍吏之時諠囂史無遠一官假
守方讀事乎請各道監兵使徙制使承旨有參
連差官於准從下送近來赴京使臣例因私請托
以軍官多方而直年列人及無賴偉官唯以貨
取於事天朝人目之以買賣的其賊辱國莫甚矣
今後一切禁斷此等人决不得帶行如有犯者使
臣嚴戢萬身因禁治罪事據承傳申明禁止
上宣傳官洪廷傑奉以惇安之人做生之根之
官以水之民差官見辱詈奴傳播傳張於兩路
列邑極為痛駭請命嚴戢不叙從之〇義禁府
啓曰致毅乃庶匪一天貫地直欲食其肉寢其皮
容不可得也每之人請日朴致毅何以得捕以洩神

人〻憤乎廢食息一念只在捕得此賊乃已越月
經年尚未得捕痛悶甚不覺遣辭乃皆裂
欲捕〻何處干係於人常督捕使〻出而初出
於朝廷啓稟則猶之可也今者本於任充亦〻疏
揆諸事體似極未安任充案自當根究督緝
捕何待督捕使我後能得此賊哉不過推諉督
捕乃渫緩之罪耳督捕使雖得十分好底人其
所以者不過老衰督守令申飭盜直在各節則無
大段弊端今者春日間暖正是緣南畝之時環
一邑言其丁壯其數有幾通衢大道十里五里皆
可使盜直小邑一盜直不下數十大邑則倍之每
盜直丁壯十餘人別將一人以此言之則除是盜直
更無餘丁不知何人及時農作乎農作失時舉
國皆飢飢餓〻後民無恒性良者〻化為賊者
何限係恐國家之患至此非細也朝廷之知此契

者亦自臺閣下及郎署無論彼此一辭同此皆不
敢拆言請止者不過怕人言之耳請止背捕之致殺
久不得捕捉則言者曰殺自捕不出故致殺不能捕
捉云則無故而受大殺孰肯如聖上忌其身棄其
家發一言而受大殺乎况臣等職參金吾當以捕賊
爲任而事勢如彼中夜深思歎言念還止者不知幾
日受國厚恩待罪宰列寧爲越俎之言無寧
含嘿負君臣分之意着令各道監兵使申明
什伍之法團結一道邑邑之民每邑每面每面幾戶
每戶幾名居住戶幾名則元居幾名入作幾名
客商鄉徒有司一一成籍憑驗可疑者如有一闖
可疑者輕易容接而覆露則雖非逆賊之流亦
依律重斷至於海島之絕遠處山藪之危峻
地或令邊將或令山尺按月搜探如取囊中則致
殺自殺則亦不殺則早晚必就捕背捕決可處

鍊事目知委外方使々申明[illegible]其裁行則姑
待耕農々後同時亡動則捻論事件來或不可
目於捕賊每於後時大抵朝家一號一令當与大臣
議定今此督捕々速發与否下問于諸大臣重[illegible]
不勝幸甚臣等惶恐昧死敢稟答曰依啓先從
啓之意詳細下諭於道使々着實[illegible]臣督捕
使觀察發送乙午時太白見於巳地乙有政朴弘
道為獻納鄭文翼為副校理李彥英為正言姜大
進為正言

甲子二月十九日辛丑

大司憲朴楗掌令金衆大維持平柳濱金夢亨啓

曰臣等前以督捕使黃孟獻將宅事之由欲為論列

至蒙於前坐得望掌未下故結辭未及為之

今見禁府啓辭備悉曲折極為妥帖但

其中所謂皆不敢抗言請上者不過伯人之言耳

臣等方叩言切未及論列之際至此著矣請命罷

年臣等之職答曰勿辭乙傳曰閔王之廟畫形答有

於後同入之意云則畫畫以入乙答刑府事沈嘉

壽呈辭曰外方罪人不久入來調理速出以究鞫

獄乙傳曰江華判將李廷龍為先上來事下諭議

出藥間令李延慶仍為守直

甲申二月二十日壬辰

義禁府啓目督捕使發送之啓議于大臣則領敦寧府事李元翼議自古以重賞購捕罪人未有發使設督捕之能捕之者也禁府啓辭曲盡明白臣不敢別有議判中樞府事沈喜壽之病右議政鄭昌衍未肅拜並不收議大臣之意如此敢啓傳曰知道督捕使待更發送乙[illegible]罷請領議政奇自獻不從

甲寅二月二十日癸卯

答左議政鄭仁弘劄曰省劄知卿尚堅猷猷之志予不勝缺然巨川之濟如須舟楫卿宜勿辭便即幡然上來以副如渴之望○答右議政鄭昌衍六度呈辭曰卿以喬木世臣當此國事危急之日有同休戚之義無閉門自潔之道宜速强起以副群望以濟時艱○副司直臣鄭蘊上疏伏以嗚呼以殿下仁聖之德不幸遭人倫之變欲盡其處變之道終不得自由未免見欺於庸悍之武夫其爲聖德之累不亦大矣乎今之論議之危者一則曰禍本也二則曰賊魁也其言固不爲無理而試以濟王誣之事援而比之則亦有說焉濟王初爲皇太子見擯於奸臣退處藩邸未幾以賊徒所擁黃袍加身約誓已成雖知其事之不濟旋有討平之功而身負惡名有之矣以今觀之亦時禍本莫甚焉也竟成賊魁亦莫如甚也彌遠陰

謀殺之可謂安社之忠而特人寃其死後世甚其殺
者何欲觀夫眞德秀之言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
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
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夷狄矣其言之痛切如此
者誠以弑之之跡雖或云云而其心本無可疑故原其
情而豈其寃仍請追封之後世之君子不外一時
之利害惟論義理之當否而懲之以倫紀之或泰君
德之或愆者戒而勸導之者為如何哉今議一王子
耳心逆之此懸殊只出賊口未嘗有擁立之跡矣若
無知識而只有謀逆之心乎如使造意之輩立乎
本無其不肯請殺也明矣若惟殿下深憐童子之
無知仰體先王之遺教思所以保護而安全之者蓋
無所不用其極而臺廷三司交章自去年迄今
春凡幾日月而惆悵難過愈音終閟嗚呼殿下之
於儀豈不知終不相容也其而留時引日愈久而愈

拒者豈不以逆賊之子猶有待年之事況於幼稚
之弟豈容遽施刑章耶置江都待其年歲觀其
志行以何而處之處亦未晚也聖意所在竊
可知臣推鞫諸臣經年入侍之一言將順其美焉
多官善必留同之一人愛君以德其祖君德之得失
不意若越稽之奉親嘻殿下之勢可謂孤立危矣而
矣尤可痛者殿下待以不死而鄭沆待之以死朝廷論之
以法臣鄭沆迎之以死使殿下不能為大舜之處象臣未
見如漢唐以下人君處之宜者未合理之歸焉意殺人者
死國法甚嚴殺人之辜猶且同赦況殺者同氣之
之親乎臣愚以為不斬鄭沆必殿下之曾入於先王
之廟庭也嗚呼既往之然雖不可諫將來之美猶或可追
生不相容者勢也死有贈典者情也昔宋太宗之於
廷美殺之既爲旋有封爵恤孤之恩真宗之於元佐
之除首復其封於久廢之中此盛德事也仁人

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况殿下之於儀啟名
可藏之怒焉有可宿之怨乎其致一寬恕人猶知况
殿下哀痛之懷罔後何如近日玉體之彿寧臣知其出
於哀傷之過也臣愚以爲宜命有司追改永昌之號
以大君之禮又下哀痛之教使四方庶曉然知殿下至
誠友愛之本乃所以慰先王在天之靈下所以解萬
民聽聞之惑傳之後世無所有辭今日清明之朝如
三尺童豎之竊議殿下何憚而莫之爲乎臣之於在
過慮又有甚於此者不得不奏其從焉善乎宰臣
韓琦之言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
不慈而子不失其孝乃爲可稱大妃雖或不以慈於殿下
殿下不可得不盡其孝大妃乎况儀已致哀慮何疑間
之有哉臣願繼自今斷絶讒邪之言杜塞交構
之路如有奸詐之徒敢以不好語及於大妃即付有
司論以重律殿下無宜其如子哉不二屢問安之禮毋忽

視膳之誠務得大妃之歡心重見母子之如初則豈不
足以掩前失而明新化乎雖然如此有道遠海人亦
已嗚呼母子兄弟之間人豈易言之哉後有論誅之
罪以當叔可廢一無以呂武為言官者所當先
議同僚次通他司上告大臣下詢諸宰待其論
議歸一然後發於啓劄乃所以重其事也頃者
鄭造尹訒丁好寬亦首發廢妃殺弟之議而不
議於同僚不通於他司不告於大臣不詢於諸宰
而竊發於深夜之上遽累於辭避獨一中曾不若
論一守令劾一庶官之猶或持難此其心不難知矣
蓋自近年以來倖門一開勳名太濫貪叨樂禍
之徒接迹而起至以吾君之至親為自己富貴之
餌此以逐鞫揣人獨專之際乃先發之而噫為臣
子而是可忍耶臣愚以為殿下欲全母子之恩
亟取三人者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然後僕從老

不得作而三綱五常昭揭於宇宙矣臣本以孤
遠之蹤猥荷聖明之知眷勵望又兩清班
料材力蔑弛報效惟將勿欺非三字決平生事
君之節寧自附於莫如我敬王之義矣方當大
倫之蔑或在嚴散或以之伏之柄一未隨參於百僚之
後日者人言同極目以復逆必欲置之死地而自
念賊如言責豈有老母與其徒死於濮鐸曷若
一言而死於雷霆之下哉力之所就庭一辭乃退思
振足疏仰叫閶闔庶幾暴徹臣之心而補衮哉
之闕構恩未就以至今日不及赦正之罪臣實有
之情殺之之章之罪臣亦難免伏願殿下先正臣
之罪以彰其不忠臣雖萬殞不敢怨臣之任徽切
戮籍之至譴殊死以聞○傳曰予諒逆務實逆[redacted]鮮
被重罪故惟恩之本章因此手接疏章悔矣之忌
人口至此何以為國政院居喉舌之地出納惟允

乃其職也急疏於捧入今後雜疏一切勿入乙
正言李彦英啓曰臣今日本院罷出坐後進參
于兩司一會同席皆日言當論鄭蘊上疏之罪而
或欲憲長諫長科罪論律於後具啓草憲長
又令參席之人各言其志臣意以爲未見蘊疏之
全文見其全文於後論其罪之律輕重必得其
當云而同僚之意則皆欲於未見疏文前爲之有
違同僚之意不可獨在言地請命罷斥臣職啓
因勿辭乙大司憲朴楗大司諫金緻掌令裵大
維李挺元持平柳活獻納朴弘道啓曰臣等伏
見副司直鄭蘊上疏大槩有曰請斬鄭沆以正
擅殺之罪追復永昌之號矣以其事臣亦相顧驚
駭不覺髮竪膽裂也蘊雖切無識爲逆之
首三司合僚論請討於聖上特以一時之私情
不忍加法出置江都假息經年貴保首領自

敵復乃敢目以鄭沆擅殺人復永昌之獄矣以
其死其罪固不可一刻不論故原疏雖未下直據
大案欲爲論列今日席上相議之際正言臣李彦
英以原疏未下不可輕論之意至於引避合司莫
重之論既發而中止臣亦何敢仍冒言地乎請
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甲寅二月二十一日甲辰

承旨柳潚啓曰前日副司直鄭蘊來呈疏臣閑見之則有不忍見處又有侵處鄭沆之沆字以抗字書之大犯之犯字以妃字書之又曰道成之子猶有待年之法云同僚皆以爲當令本主改書侵字太甚本章道成之子待年之法此法字似爲改之云臣私謂同僚曰此頭辭所謂終不得自由未免假手於麼惸之武夫云者不忍見不忍見蘊若堅執不改則已改其印變則此假手二字令改之如何云蘊言於家中曰人臣告君之辭不可不十分詳愼此假手二字所指欲來所以字改之耶蘊書不違雖法字以事字改之假手字以見數字改之矣竊念臣初見其疏時以愛君之誠不勝驍憤之至思以此傳播人耳目只出於憂慮之意又從中故事允疏副有來

妄之請則還出作史之啓來有規例云啓至於蔑
言以致刪去啓呈到今思之極以未安君父之前
不可一毫容隱敢陳曲折不勝惶恐伏地待罪
傳曰爲人之疏指揮擅啓大誤矣後勿以是勿
待罪以承旨鄭岦啓曰鄭蘊呈疏之時臣與左副
承旨李好義同在一房同副承旨柳潚來言疏
中徽辛二字不忍見之使之啓呈於臣意亦以
爲然相與酬答矣柳潚以此待罪又欲啓旨臣
何敢若因聞知徒諉於同僚乎不勝惶恐待罪
傳曰勿待罪以傳曰李鬱信實職除授以弘文館
副應教韓纘男副校理鄭文翼爲伏以臣
言李彥英大司憲朴楗大司諫金緻掌令柰大維
李挺元持平柳活獻納朴弘道並引避而退觀此
鄭蘊之疏汝等皆爲不道之言辛字俱爲其所
在雖不可測而亦不難知也見之髮竪聞之駭

裂衣爲爲殿下之臣子者孰不思所以討璣也討
德也哉天下之惡九一而謀逆爲大首逆爲大爲
僕逆首亦爲逆者何異哉其曰殿下不得自由
假手於處悍之武夫堂堂我國家自有三尺律
令自前歲至于今三月而璣等之不正者按法
也璣出於賊招非一招二而有擁立之謀則是逆
首也璣雖殿下之同氣亦以宗社言之則璣之生死
宗社存亡係焉況以九歲童子豈有知也況以幺
幺賊從因謀也璣生則必係男單甲之輩以爲奇
貨接迹而起故不得已按法請之者乃春秋討
逆之法也法必是則當以此從事如青天白日也
殿下有何畏憚而假手於幺麽一武夫以行闇昧
之事乎幼稚之見久在海島中圍籬日月已久
嬰之病固也死亦不足怪也武夫之擅殺亦不可臆
料也使節流擅殺之忌此不過亂臣賊子人得

而誅々之義也援々以忌君父讎逆黨疑討賊者
不可同日而語也然則何所見而有假手之言
何所聞而有擅殺之讓乎假手云者實不道之
言而為臣子者其可忍發此言乎無得過賢者乎
不能斷其道其斷之振疏永慶也有云濟王哉
東宮也其光明正直之氣是以上無貳乎向日之意
反而以濟王號之事比於議所謂號為兩立之君
也又以逆首也特史稱遠以免討殺之故不立耳
今者以號比於議則是以殿下不能立也以討議
之人盡為稱遠之黨也如議則可謂忠矣而為
殿下則其將何如也此不道歟反其獄使殿下不能
正位之名盡綱討逆之人為一斷殺之場也且蘊
獨為此免討則已若有倡蘊謀而群起則將
東之禍有不可勝言矣濟王兩立之君故直德
務亦宜有所云云其三綱五常之從特以徵意

伸其寃討彌遠之罪也殿下君也璣臣也以臣而
爲逆之首則此乃當誅之人烏得與濟王比之哉
其後宮廷葵之請亦不測之言也大舜之友愛
處家之道也周公之誅管蔡處國之道也處家國不
同而以大舜望於殿下者何也廷英之死元非治袞之
比尤不當引也殿下孝友之心出於天性甚罪椿
男不具五刑其評官人也迫不得已其待大北者
之乞欠缺而蘊之言有若殿下將廢大北爲不存
者此駭聽而惑亂人以前後不道之言不一而
足亦有血氣者不痛心而切骨柔法而請罪但
近年以來避事成風而有大論而自討謀避或引疾
病或托呈告或緩論而捺義亦息寧忠君父不忍
負私黨以此而得士論之名爲後日之地此前況則
謂能臣也不足深責者而衆蘊之論人不同者而曰
之度雖有所見遲速之亦不一豈有異同於其間哉

待見今文定律輕重乃所以重平倖也直據大
梁意於請罪者亦出於恢公論也但之所避之獨
請正言李彥英大司憲朴捷大司諫金緻掌令
裵大維李挺元持平柳湜獻納朴弘道並命出
仕着以辰啓鄭蘊之言爲悠不道有閔側者於
直之所矣

甲寅三月二十三日乙巳

都承旨李德泂啓曰臣與鄭蘊曾無一面之分
其呈疏而來也亦在池房徵手二字改書之時下吏
來言臣但答以唯唯實未知某條使之改也臣忝
冒一院之長漫不可否於其間不職之失在所
難免惶恐待罪傳曰勿待罪○承旨李好義啓
曰鄭蘊疏中徵手二字改書之時臣雖與同僚出
在一房而與鄭蘊素昧平生故不爲可否於其
間而臣名旣在同僚待罪之中不勝未安惶恐待
罪○正言李彦英啓曰當此靜攝之日敢以瀆煩
瀆擾天聽固知罪合萬死臣於昨日論鄭蘊一
事必欲見其疏之全文者蓋欲詳其曲折以論罪
之輕重亦非有一毫私意於此今見玉堂處置之
辭有曰或引疾病或托呈告或援論掠美之弊
恩寧忘君父不忍負私黨以此不得士論之名

為後日之地雖似泛論有若不專指臣身者三或
之中亦必有指臣身之言者臣雖無狀豈有忘
君父之心哉臣於彭蘊僅得識面平生相見不過
草草四五番非但臣之不黨於彭蘊蘊之不以臣為
其黨人所明知也其指之以不忍負私黨者抑有
以知臣者乎臣之於彭蘊小無亡黨救之意其常唯我
申年間蘊獨抗疏至於勸一盟且其文業有自
來似不必謾逆之論以負聖明而今見其疏乃
許多辭說非臣子所忍言者臣亦不覺髮豎
而膽裂也臧哉就之席論議而究彼儒臣之作
者雖仍冒請命罷斥臣哉若民勿辭正言
姜大進啓曰頻蒙小臣從承天一疏再參本職於
千萬意慮之外辱及名光惶懼因揣循至而究
賤疾疾依劇而茲靜攝之日呈告至再至難扶曳
出而遍慢罪大方跧無路追及是正言李彥華

引避了啓則以玉堂處置之辭有曰或引疾辭或托呈告或緩論拒芙帘恩雖似泛論而三或之中亦必有指斥臣身之言者云云臣之因病呈告於蘊疏之前雖人所共知而既在呈告則雖遞指斥夫國家不幸禍生蕭墻議者遂首以蘊有此疏蘊乃左議政臣鄭仁弘門徒也當戊申冬凡焰滔天之日乃令司諫李挺元直長河惺亦相繼厲義以抗章人頗以此多之豈料斯今反有此事雖聖量包容不忍即施雷霆之威而三司請罪之論固其所也然敢有以遞事云云臣兹以呈告則祇斥儒臣乃李彥英同何敢仍冒言地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 ○傳曰議者由水路進奉下諭草圻盤問 ○傳曰鄭岦所失乃卿溝三十日甘昇行公推考 ○以答判中樞府事奇自獻箚曰箚辭具悉日氣已和昔疾必愈宜速上

来以濟特銀山大司憲朴楗大司諫金徽掌令
裵大維持平柳洎獻納朴弘道正言姜大進序
彥英啓曰臣等伏見鄭之經之疏其言辭憯佞反
紙狼藉有非人臣所可忍道其曰殿下不得自由
未免假手於兇悍之武夫議雖幼稚云議外示
法成擁立之計內侍咀呪兇出之變莫不由議示
發則議實逆之首也乃有泣氣欲不言以宗
社除禍本哉宗戚大臣三司百僚爭義請討
而殿下不忍加法竟見閱一年假息經年得保
首領實自敎殿下待議之道至於大辟之變
蒙至矣哉矣假手之後有何所援而之經敢以構
誣不道之言加於君上人臣之義果若是乎
其曰以濟王孫之事援以比之又曰且出識業
有擁立之議夫濟王殿封以太子乃廢之者也稱
遠以爲外之後殺之故人構其寃而直臣痛誅

有追封立後之論之儀特一王子耳於殿下
臣也弟也以排戴之謀敗露於賊徒之招則必
以消王萬乃能加身於後之辭謂之有形逆乎以
使眞臣等生於此時其將爲請討之論乎抑
將爲追封之論乎議之云謂事涉悖逆懸然以蘊乃
歉此以同之其心所在誠不測也其即鄭允迪之
使奴流亦人臣也若稍知君臣之義則何敢曲
爲隱護以爲後日之地哉後令流果有不謹者
護之事援以亂賊人之以誅之之罪固不必除
罪況三者形迹之可據豈得敢謂擅殺乎請斬
至以殿下之面目入於之廢逆爲言其負君之計
吁亦慘矣其目追復永昌之號矣以大君之禮
禮曰葬用帛爲服以祭祖遠之也帛云服猶且
不敢爲則古今天下安有以逆首之爵矣逆首
之亦哉蘊既不知討逆之義其爲儀之地直是

百二十七

所不至矣其為大妃雖或不慈於殿下殿下安得不
盡孝於大妃乎殿下仁孝出於天性雖在變主之
後事大妃克盡其誠其家悌男也不具五刑伊宮
人也亦且持難至於供上之物亦命一依大王例
為之此則舉國臣民之所共知有何前後之殊
擁蘊之言若以殿下為不盡誠孝者於此言豈
出於臣子之口哉至於丁好寬乃討儀之首事人
而敢請廢斥縱若為遜彼讎言者於其忘君僕
逆之罪無所逃矣且於逆請之時既參百僚之列
而退有後言似如一人之所為尤肝膈有難
掩天而令人以不敵義俾眩塞色疏一播遠近疑
惑此而不討將至於綱常斁絕予曰後之禍
有不可勝言者請命削其勳爵極邊安置
啓曰鄭蘊之言兇悖不道其所在有罔測
去於宜之所矣

以安置爲定臣之所論雖以遠竄爲輕而所加者
只安置而已則論事者章之罪臣亦難免倩命
罷斥臣職以掌令金夢虎啓曰昨日大論未發之
前移拜掌令時未及出謝故兩司論蘊之律未
得參知而今日連啓之席始爲隨參今承下政院
之教臣之論事乖當之失又多官善傳命
罷斥臣職以大司憲朴楗掌令震大維持平柳
活正言李彥英善大進啓曰彰蘊之跡極其兇
慘稍有血氣者莫不痛之切骨孰敢有扶救
曲護之念乎昨日會司席上名儒所見論議不一
大司諫臣金徽外皆以遠竄爲言而或云拿鞫
遠竄之間參酌科律云或云如則當安置金徽
亦從之臣尤初不知蘊有餘罪常蘊於戊申春
有抗章討逆之事其間或不無持難遂歸一入
啓今承下政院之教臣等之罪萬死無惜何敢

覵此仍冒手請命罷斥臣本之職○大司諫金徽
啓曰臣即見下政院啓惶恐伏地不覺手足失
措也臣雖無狀粗知君臣大義何敢一毫容護於
蘊自陷於不測之誅哉昨日合司之席上論鄭蘊照
律之際僚議或以爲當遠竄或以爲當安置臣
意則以爲蘊之蹤極其無狀條陳等皆無君不道
之語有非臣子所不忍言所不忍聞者似當鞫問
云同僚皆以爲過重欲以安置科罪臣意以爲
僚議既已如此君臣由引避則大論必因此而又
遂一日不能堅執已見至見從其議言啓之其論事
無益早〻罪臣實難逭請命罷斥臣職○司諫
李挺元啓曰臣伏覵下政院啓惶恐隕越措躬
無地君臣大義天地之常經愚夫愚婦皆能知之
臣雖無狀何敢見無君不道之兇子爲之抑護抵
罪於其科律之間哉自陷於不測之罪臣於三

昨合司席上同僚問鄭蘊羅緯臣曰以其意跡
指諫觀之則似當鞫問正言李彥英以不見原
跡即起引避臣之同僚亦皆引避矣明日朝兩
司出仕後正言姜大進有署經事臣往于憲府
齊坐中本職除授之命即還家室至夜始見紙
指則罪蘊之律以為蓋避之矣今日肅拜後敢具
由避之矣思大論又逢百從此隨參前啓不能以
前日席上之言更議啓之夜者不職之罪自知
雖直論事之章致勤聖老蘊之罪之深至此極
矣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論事公耳忘私也
持平柳活啓曰今日席上同僚以臣之兄濟見鄭蘊
不忍見之文字使蘊改入之由方發論臣勢難在
職同參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乙合啓曰政院凡
跡剖棒入之際有違章則使之改書以入例也至
於文義間措諫則元無改入之規而日者鄭蘊

百三十一

亮跡中假手二字同副承旨柳濬使ゝ改入右副
承旨鄭崇亦為副啓奏看不三四後日ゝ契所其
大矣都承旨以一院ゝ長不為止ゝ亦如非矣清同
副承旨柳濬嚴戢右副承旨頗崇遠善哉承
旨李德洞推考啓曰承旨雖不三四所失乃罪魁
無論以其不直則承旨嚴遠不甚通乎不允〇柵僭
啓曰捕盜大將李廷彪今日之乃聽傳也設乃去矣
但廷彪前為江華府將時不察殘事使奸細之人
盜丨三忌密通大小事情乃推考不得行公故
敢啓傳曰知道行乃推也卜〇以秘密傳曰唐人
所接處譯官不難閒候雜人賂物一切嚴禁
無曹時時摘奸之唐人雖新出律亦一厘律
官捕盜軍官不難隨丨事言于該曹〇以
秘密傳曰唐人束買賣時亦井人勿許擅
入所接處使該曹郎ゝ廳手亦官員詳察留

搜以該事言之該書○弘文 張
副提學李惺副應教韓纘男啓曰臣等待罪
玉堂討逆經年不能使逆魁伏法受誅縲囚
中不共戴天之義終不得奉行憤惋及見
鄭蘊之疏危辭悖說波及狼藉令人膽裂
而不忍見其欺以討孫者討蘊之心寧有極乎
李德馨等首相秉義討賊乃其職也不敢爲
護逆任意作蔽張皇上劄脅制君父使國論不
定人不疑惑臣惺待罪玉堂之長敢爲撓法之
請其時物論皆以爲玉堂抛擬律之卽群起而抛
之故今於罪蘊之劄但請以快從公論者遵循
規也豈有一毫營護之志哉伏承備忘之教其
罪與兩司言官不治臣纘男今爲臺臣兩司以
負罪之身何敢偃然於是乎惶恐伏地待罪答曰勿
待罪賊惡甚逆務振正道公耳忘私○丙月大

弘文館劄兩司請命召從

甲寅二月二十八日丁未

正言李彦英啓曰臣論事無狀罪合萬死玉堂
又請出仕職爲就席更論鄭蘊同惻之罪而
第以蘊乃是前日抗疏討逆之人也以前之付
逆之人也今日護逆之人反覆思惟臣竊惑焉不
卽請之以重律者豈其有蔑君護黨之心哉
蘊之罪雖萬死無惜臣既不多官論議歸一請
以安置則不可更啟初見有所低昂勢難屢
冒言卽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大司諫
金徽司諫李挺元獻納朴彛道啓曰臣本伏見正
言李彦英避嫌之辭有曰蘊以前日討逆之人也
今日護逆之人反覆思惟臣竊惑焉不卽請以重
律云其意蓋以蘊之罪似不至於護逆有此云
也蘊之素疏狂其不道惡君護逆之罪人所共憤
而彦英敢以避嫌一辭至於再三引退似有營

使之逝臣等方會議臺廢置之際正言姜大進以
彥英諸臣中有既出多官論議歸一之說引
以出避臣等亦出於多官之中果難仍以臺廢之意
臣等啓不覺察之失大矣請命遞斥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也正言姜大進啓曰新進小臣忝此
匪據隨參合司之列顧義緣直之補於論事之
章均被嚴從譽惶悚慄自歎鑽地以入而不
可得也今者又將私懇瀆控於靜攝之中縮縮
於大論之日臣罪尤合萬死矣臣伏見正言李彥
英引避之辭則有曰蘊之罪雖萬死無惜乃
既出多官論議歸一云云臣等亦多官之一也何敢
偃然處置同僚乎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
也大司憲朴揵掌令李震大雄金萬重持平柳淳
啓曰臣等小臣遭此紛紜之際未見瀆控於自上
靜攝之日臣等之罪極矣且臣等引避之中非不

知惺慄之不暇而大倫當前不可遷就今早當
同僚来借仍各各司之坐共議律名闡徒從方
欸廩直正言孝彥英俄詩正言羞女大進以彥
英多疑歸一之言引題進以此諫從全為避擬處
存亦多疑之一也其不可處而直當依從各異
請令罪非在床之戒若曰勿辭〇持平孫涸落
請鄭若得依律定罪若已論不必依律〇若
平孫涸落清楚肅羅戒鄭豈遠差孝德涸推
孝若曰已論〇持平孫涸落曰兩司多官並引
避而退從輕入重言事實體而抵以難改初見徑
先引擬題有官從避事之西勢難在我論儀
歸一之說本出於援證已事不足比較而既在衆
論之中而不必義直矣何擬可避而況以不得
避一事改〇引擬而其不必義直難出於不同自
古爲宗至所失尤要可避之擬聖教雖出於既已

一避則何至於再避偏々席相避自有前例々此勑
免備侶此嫌並無可避之嫌請正言李彥英遞
差大司諫金徽司諫李挺元獻納朴弘道正言
姜大進大司憲朴楗掌令蔡大維金夢虎持
平柳淀並命出仕從之〇弘文館副提學[redacted]李
惺副應教[redacted]韓纘男副校理[redacted]鄭文翼等伏以
鄭蘊忌君護逆不道之罪至今尚稽天討臣等
不勝痛惋之至夫蘊心乎㼁者也以㼁營護無所
不至悌男等甲擁立之謀顯發於諸賊之招昭著
無疑而蘊指爲無辜是以悌男等之逆謀爲
虛事以伏義討逆之人爲誣告也蘊先攻擁立
之守者其志在於反獄也獄一反而以爲逆㼁伸日之
地將無斷殺討逆之人甚乃之多條果爲聖上之
罪也咀呪諱於之名謀害我邦如百年以來
所未有之大變而其擁立之謀相爲表裡萬目

所覩昭不可掩乃蘿以擁立為嘉事則是咀
咲詐於人不實也其所以不測若為聖莫哉
也惟其為是故知有儀乃不知有殿下以濟王
逆義也之於儀濟王逆義當立之君也以儀為首
立則以殿下為不當立邪以儀為濟王可以討儀
者必盡史彌遠邪真德秀三綱之說徹意在
於濟王是首立也蘿必為三綱在於儀可為君之臣
綱其不在於殿下乎然則蘿也徒不知三綱亦不
知事殿下之分義也可謂忠於儀而不忠於殿
下也汲乎以殿下為不孝不友其所不得自由微乎
於去夫去何也其所大犯雖不懸於殿下殿下不
可不孝者何也殿下之孝友出於天性經乎庭
請不忍加法則其可謂微乎於武夫乎討逆之
法自有三尺則其可謂微乎於去夫乎至識事
之誅亦必為庭則其可謂不孝於大犯乎不剛惊

男緩出宮人則其可謂不孝於大妃乎自居於
王之義絶反加無名於君父做出無根曖昧之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嗚呼永慶之謀危宗社
者議也快男之謀必擁立者議也但以讒書
危謀狼藉者無以議也議之一身禍根也奇貨
也則其生其死宗社存亡係焉蘊必欲生之
者意欲何必使鄭沆有擅殺之事為殿下也
必宗社也其視鄭蘊一不必議忌君護逆之豈
可同日語哉且首發討議之論快於論絶者亦
好實也好實之可賞則何人亦可賞耶蘊不
爲廷論者獲議也從爲廷請者討議也乃退有
後言者亦何不也其忠於議者尚有二三況望其
純忠於殿下乎言之至此不覺之痛不覺裂腸也
嗚呼義理之不明久矣自李德馨爲君護
逆不能正法追復之言啓以後王綱隳地王威不

張義理晦塞人心極惡意累濩逆之徒接迹
而起舊祖述德馨終始救護其黨中所謂大
臣者即賣君護逆之大僇也臣未於前日極
論德馨者所以拔本塞源而不料聖量包容
委以文字間錯誤不能痛懲於前以至于今未
流滴矣也臣不勝痛惜焉德恩之優寵魁也誠以聖教
魁乃不法何以懲其惡何以為國家乎請命
快從公論以正其罪

甲寅二月二十六日戊申

持平柳浯啓曰臣伏見昨日同僚處置之辭有曰今此劾見何待必避以爲初見不以必避則臣未知何必事可必避耶以此情出萬臣所據決不可冒恥然職之又見掌令李震大維以臣章之罪猶在臣身必避其特啟以爲直歸一人則臣先臣後罪實惟均以彼以此勢難冒據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掌令李震大維啓曰臣狀微末之臣値此靜攝之時連日瀆擾罪宜萬殞第言官爲有不可於之則決不可冒此行公臣經年伏閤縛之討議而識未格天使至自燕義愧春秋罪戾已深及論竟跡之罪其柔安置之典臣實先之致勸吉哉之胥俱職須史萬職固所不敢之昨因大論强顔出仕矣以爲治之繩之律雖有所加於臣之章之罪猶在臣身何敢

苟冒決難就職請命嚴斥臣職答曰勿辭以
大司憲朴㨗大司諫金徽司諫李挺元掌令金
夢虎持平孫澗獻納朴弘道正言姜大進啓曰
當此主辱臣死之日紛紜避嫌逐日瀆擾臣等極
知未安不敢引避而同僚以致勤教不得引
避論事之臺旱之先臣等亦所難免徵觀於
仍冒請命嚴斥臣職答曰勿辭

甲寅二月二十七日己酉

兩司請鄭蘊依律定罪 答曰已諭 不必依律 又兩司合啓請 柳潚罷職 鄭山立遠竄 李德炯推考 答曰已諭 又司諫院啓曰 副護軍朴榮臣 士大夫衆會之處 大言曰 㼁也已死 史冊當書云 使鄭沆殺大君 滿座驚駭 人言藉藉 其黨遂不道 罪不可不依請 命遠竄 從之

甲寅二月二十八日 庚戌

司諫李挺元啓曰大司諫金徽獻納朴弘道正言
姜大進並引避遞後鄭蘊自謂引避之爲
司不得安於席失大論每至輙得其心所在誠不許
則兼論於同僚之避辭則不得處之直者於
所於也以此以彼前旣啓則何必再啓但姜
啓之擬請正言姜大進避辭大司諫金徽獻納
朴弘道並命出仕答曰依啓 鄭蘊免
職姜君不道之狀國人所共知不副司果李彦
英前在言地兩司論蘊之日首發啓事之非連
日引避張皇辭說頗有營護之迹前正言姜
大進與鄭蘊加律之特教已同參及其引避乃
曰遠竄之議臣旣不以爲不於旋有此罷之論臣
又從之云有若自己曾無一言而只隨人議者於
不言依律同參之意以爲後日之地其回互窟

僕之状昭不可掩請並命削奪官爵差官依
法乙西各司照請前經依律差官兩儀處乙兩
司合照請柳涌罷職鄭豈遠差李德洞推考
差官依法乙傳旨赴京史臣一員勿拿二币并雜類
事中餘着美罪以有犯者史書状重治且必
朝近日赴京負役一一考照

甲寅二月二十九日辛亥

獻納朴弘道啓曰頃日日夜臣與大司憲臣朴楗司諫臣李挺元適私值一處三人共議李愼之事約以明日發之啓草措語又字至記取司諫李挺元至給一件於朴楗朴楗俾去昨日某若出言將以此許文其措語曰李愼本以麤悍無恥之人大爲士論所棄及擬清班終沮忌乃與喜事浮薄之輩作爲羽翼甘爲指振義理請之日首倡緩論陰護逆孽附會邪議全昧之說雄唱雌和以見爲賊黨結之窟有同一身營以爲議者蹊之請其於愼之護議緩論何可得免云云臣豈以爲愼之事止此則仰厭事雖不可知而向擬清班果爲不稱昨日於庭啓席上發言曰李愼事何以爲之乎朴楗不肯論之三人相議之事有若專歸於處者此臣

昨日卽爲引避而適緣親病終日悶迫驟拯
事卽引避今非來避之煩軟甚矣臣常念論
李湜有何大段事而爲刻覈偏之間約言歸
臺臣一辭可謂重矣今臣此避固知言發謂
至而其間曲折不得不悉陳無隱以臣無狀見
欺於人不可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
○大司諫金徽啓曰昨日之席上獻納朴弘道發言
曰李湜有物議何以爲之同席諸僚相議可
否臣言以爲此事似當愼重而今之僚多
不來終爲會論議歸一後爲之未晚云矣今
看朴弘道以此引嫌司諫臣李挺元亦爲引
避臣何敢自以爲無失而偃然重處同僚乎
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司諫李挺元
啓曰次見獻納朴弘道避嫌之辭其曲折則臣
兒得參聞而昨日之席上弘道曰今發李湜之

事何以爲之臣曰若爲之則生於弔慰之外未知
席上之儀以何耳坐中皆曰今日僚多多人
不來明日亦議處之云矣將云弘道遂止而不
必強爭矣今以此引避臣何敢仍冒乎請命
罷斥臣職答曰勿辭掌令裵大維啓曰
即刻掌務吏來言大司憲臣朴捷避辭推庭鞫
命下政院以次官參鞫之意入啓處置而論
指閱云臣出其吏更以探問於政院變通劃
即請之而掌務吏聞言入闕下累次促赴因以此
信此顚倒來皆則大司憲朴捷時未及引避
政院亦不以爲處置凡甚張皇有此事於後
皆闕例也小臣信聽下吏之言長反方在闕下
而不待政院處置之意輕徑指揮於此之時接言處
小有所失不可苟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
辭大司憲朴捷啓曰臣於再昨因召退承傳

李挺元獻納朴弘道二人已爲共坐不好言
及李恒事臣曾未詳曲折甚以爲非弘道以
其啓草一通自出之持去商議論云而李挺元
亦出一草以示於臣使之同論臣亦以家論如此
故以明義廉之意一言之矣味生甚臺諫一廳
弘道終不聽入極往排竊一廳門外依幕弘道
無累不言之入達之後自外聞僚所有清生來去
臣目眼菜蔬食之餘霍亂頓重扶曳艱生
則弘道徵以言及之而不及李恒姓名臣更問
之乃言及矣意云中弘道及臣外另有章奏
一員諫院二員皆以爲給明日爲之云弘道無累
堅執終非本事爲此而至以見欺斥之臣意
臺及儆人主耳目之樹所論植重之約揆
可也緣於進退初九相頭而意是外被斥爲是
其除臣不爲面說詭曲如行避嫌一生數家

特以首是取謗臣何顏此仍冒昧請命罷
斥臣職庶乃分辭

甲寅二月三十日 壬子

持平柳儼啓曰獻納朴弼道司諫李挺元掌令
震大維大司諫金徽大司憲俱在外并趾
請命出仕從之○兩司合啓曰弘文館應教李
匡輔以庸鄙無隱之人大爲士論所棄投揆清
班縱恣無忌乃以喜事浮薄之輩作爲羽翼鄭
抗義庭請之日首倡緩論陰懷護蘊附會彼
蘊全息之說雄唱雌和以爲甥姪交結之密
有同一身蘊以護蘊先爲司言以清罪宜
之護議緩論何可[illegible]請[illegible]
門外黙送若已只削耶○傳曰初見[illegible]蘊之疏
有罪流殺吾君同氣之語不覺堅髮即欲鞠問
流之蘊遞對不爭有心之病恐妄作不堪其計
然後外庭之議追聞厚疏有微乎於武夫之說
非知意不在罪流乃指寃誣乎雖云欲出宴至

連起大 獄然也 於武甚 客生多 是深者 出呢乎 此言居 大亦此之 中也

百五十五

於外推廷議乃陰嗾人殺之乎見偪至此於是
以解後世之疑痛極天地欽嚴覇鄭並徂西斂
垂察明決此意議啓

[illegible]三月[illegible]癸丑

是月大旱

甲寅、三月初十日甲寅、

日赤雨塵○、、慶尚監司狀啓、荒唐人金德就星州捕

捉事、傳曰、都事宣傳官發遣拿來

甲寅三月初三日乙卯

因鄭蘊○答江華府使鄭沆自明疏曰鄭蘊鞫問後當量處○金光炫掌令李山澤上疏大槩前持平金光成陰囑族黨冒呈同上之疏願與光成同就王獄對辨虛實以正欺罔君父刑殺善類之罪●兩司啓曰弘文館應教李植本以麗鄭免陷之人大為士論所棄及擢清班從恣無忌乃以喜事浮薄輩作為羽翼當抗義庭請之日首倡後論陰懷護議附會鄭蘊全恩之說雄唱雌和如兒如鐵交結之密有同一身蘊以護議出疏兩司方為請罪須之護議後論何可獨免上年德聲書撤庭請玉堂陳據律之劄而須一不參劄須為聞事之任累月來嘗言病而值內人免書之獄須輒謀避今者蘊以免疏玉堂請罪而須又不來參此須後論之著於行事者也然則須之後論即蘊之全恩蘊之全恩即須之後論表裏一體同歸護議須之罪如彼而臣等之科罪亦

云未減不可只削其職而止請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答
曰以一賊蘊陳多疏之故不可波及至此且已削其職勿為煩
論○黃霧四塞日赤無光○慶尚監司權盼狀啓星州
官捕荒唐金德龍事王即招大臣三司禁府堂上面論
遣都事拿來

甲寅三月初四日 丙辰

時有潛商被捉於慶尙江邊○傳曰此時江上潛行所當
十分痛禁而致有此弊義州府尹推考今後更加譏察
嚴禁犯者一一啓聞處置事平安監司義州府尹處并
爲下諭此書狀付人拿來嚴鞫得情梟示警衆○兩司
連啓應敎李湏削奪官爵門外黜不從○司諫院啓曰
忠原縣監李民寘爲人泛濫性且貪鄙唯以漁奪爲事
加以過用刑杖縱恣無忌闔境之人如在水火請命罷職從之
○答鄭昌衍八度呈辭曰卿之情事予豈不知但當國家艱
危之日卿何可閉門起視乎宜體予意勉出輔予○政院
啓曰當初推鞫廳啓辭以推鞫過初四日爲之事言之則自明
日當爲之而停朝市七日去刑殺則當於初六日後爲之矣
今者大臣以爲今此停朝市出於聖上事大之誠是所不用
其極之意至進素膳七日前外司用刑猶不敢爲况因
鞫囚事體尤爲未安敢啓傳曰過初六日後爲之○以李

壽元爲承旨金貯爲正言南以後爲掌令朴魯爲副修撰

甲寅三月初五日丁巳

領敦寧李元翼上劄待罪以鄭蘊事命召而病不得赴故也答曰劄辭知道賊蘊之疏字字陰兇則非無君黨逆而何當此人心不測之日不可不嚴鞫覈處卿宜知悉其劄畧曰鄭蘊措辭顚妄陷於大罪初豈有無君黨逆之心哉聖人斷罪原情議律伏乞聖明恢廓德意特從寬典

○兩司連請李愼前奪官爵門外黜送答曰如是論之依啓

○傳曰近日呈辭太紛紛未知是何故一司兩呈疏告依舊例勿爲捧入

甲寅三月初六日戊午

諫院啓凡闕內入直之官必面看相替不得徑自出去者乃二百年不易之規也近來知文牒官員規避事成習一有論議百端圖免以經出闕直爲能事而院推之後又不恤行公傳旨謄以被推至有名命終不趨詣其巧規避之狀蔑君之私極矣前此臺諫屢次論啓者欲以矯弊而聖上特發憲典竝命棄之後待儒臣之意至矣所當感激競惶奔走供職而猶不動念愈往愈甚玩習已痼已爲寒心徑出闕直者及牌招不進者竝罷職不敘近來遇事規避或冒法徑還于外或於路上雖遇隔等之官所當回馬避之而敢爲犯馬或堂上臺官以白衣出入以此等事爭相規避遂已成痼習當此鞫逆方急之日豈可巧規避以爲幸免之計乎院知邦憲之不可觸而初自故犯後乃强規避其所爲心極爲無謂請自今以後如有以此引規避者罷職不敘事請捧承傳

許之

甲寅三月初七日乙未

右議政鄭昌衍上疏曰副司直鄭蘊陳疏狂妄抽議沸騰遂有拿囚之命皆渠所自取誰復怨尤仍竊伏念蘊身已死無他日可娶之福討逆之意有目前必至之患蘊雖至愚其不爲身上之利則明矣無身上之利而犯不測之罪者豈不以我殿下至仁之德包荒之度服乎人心抑此爲特而言不知擇有以童稚之愛父母而然也今者若不察其情而惡其辭之唐突繩之以討惡鞫之以刑杖則蟻命之隕盡固不足深惜而其爲聖時之不幸可勝言哉伏願聖明以小蠢當雷霆之威益恢天地之量務從輕典曲貸危喘且乞解職答曰省疏具悉卿意當議處焉安心勿辭速出參鞫○司憲府啓曰東宮學問成就德性涵養之方專在於書筵賓客以上各有實職輔德以下無官不有攸司其任不專而臺諫職事尤爲難掌自前不欲以兩司兼此任者其意有在況問事之郎都監之官豈必以書筵

官充差而近來視書筵有同呼優蔑以加意其所以進
德修業治己治人德本業為知行而以陶治平之基者難矣
德自今極擇數行篤學之士以重其任兼官亦用閑局
勿以臺侍劇務之人差除其餘問事都監等職務通
減下以專輔導之任答曰兩司及問事郎廳都監都廳皆非
計朔久任之職雖兼論官有何大妨講院兼取充數亦為
輪回入直將非害事遂依近例勿為變更可矣○傳曰
孫島圍籬置著伊介也之絕島定配○以金質幹為
執義金瀏為禮曹參議南瑾為大司成洪霈為修撰柳洽
為兼司書鄭瓅為工曹參判崔挺立為持平金夢虎為
掌令

壬寅三月初九日辛酉

皇太子正妃郭氏十二月廿四日薨逝訃至○大司憲朴楗大
司諫金徵司諫李挺元獻納朴弘道持平孫僩啓曰臣等俱
以無狀待罪言地目見鄭溫之疏極其不道設令溫雖無譏
逆之心而使惡名加於君父豈忍坐視而不爲之討乎茲據其
疏情以擬律而聖上不卽允許議于鞫廳欲爲推覈臣
等棊議聖度之裁處矣今見右議政鄭昌衍之疏臣等
不能原情定律之失著矣何敢偃然仍冒請命罷斥臣等
之職答曰勿辭退待[illegible]

甲寅三月初十日 壬戌

司諫院啓大司憲朴楗大司諫金徵司諫李挺元獻納朴弘道持平孫倜並引嫌而退鄭蘊免疏極其不道駭聽四方惑亂人心自己則擅其美稱君父則加之惡名爲殿下之臣子者孰不痛心而切骨奉法而請罪況於兩司之任言責者乎請以按律可謂論事之得宜大臣之意非以蘊本無罪惡者也三司之論列已盡國人之憤惋已極故不言其罪惡而惓惓直請貸死以贊聖上好生之德此不過言官與大臣事體自別而豈可以此而爲趣並無可避之嫌請並命出仕宜之○副提學李惺上疏曰鄭蘊之疏無非犯上不道之語而加君父以惡名兩司按法之論玉堂法從之請乃所以盡其討逆之責而非好爲沸騰之論也殿下不即允從而問於鞫廳欽恤之意至矣盡矣兩司欲待其結末而姑停伏閤之啓使蘊假息至今者實由於聖上好生之德也夫兩司執法之官也因其罪而繩之以其法而已情雖

可原不敢泯默耶茲者大臣劉子相繼而至兩司之引避
固其宜也且李元翼宗姓元老也鄭昌衍近親相臣也斯二
臣者豈欲負殿下而要譽於世也其亦必有所見矣孟子告
齊宣王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
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然後殺之也兩司耳目之官也玉堂經
幄之臣也此孟子所謂左右者也其按法與快從之論亦孟子
所謂皆曰可殺者今殿下所採者三司之論也所從者鞫廳之
啓也而時未及於諸大夫矣若還孟子之言而廣收廷議使
諸大夫各陳所見退而後言則其所以罪疑者得其中矣
臣以玉堂之長已言其按律之義是導殿下以殺蘊而有
乖於大臣之意甚矣何敢冒據論思之地而妄議是非於
其間乎伏願亟賜罷斥不勝幸甚答曰劉緯與惠人各有
所見何必爲同勿辭○沈喜壽啓推鞫等事不可經年獨
任且星州罪人尤爲難處之事右相已命招問矣推鞫事
入啓答曰啓意與惠當量而處之尤啓緯不出朝報○大司

憲朴楗大司諫金徵司諫李挺元持平孫佣獻納朴弘道啓
曰臣等論韞之罪請以按律者直擧其疏中犯上不道之辭也
大臣之不欲繩以護逆而請貸其死者原其情也大臣所見可謂
得體臣等實未知韞之情論以按律所失着焉故以此引避
矣今見正言金昉處置之辭非但措語不當據義之說亦爲
無據臣等何敢强顔就職厚招人議乎請命罷斥臣等之
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正言金昉啓曰鄭蘊免疏凡有血
氣孰不痛惋而三司之請以按律者則國人公共之論也大臣之
請貸其死者特以贊聖上好生之德亦豈有他意哉臣之所以
請出兩司者此也但啓辭中自己則據其義稱之者蓋蘊
强愎悖妄敢發護逆之言無所不至搆成君父之惡名自
謂直言欲以此爲義故有其說也臣措語未瑩兩司至於
再避臣之處置乖當之失在所難免請命罷斥臣職答曰
勿辭退待物論

甲寅三月十一日 癸亥

弘文館上劄請兩司出仕從之○庭鞫金德齡捧招

甲寅三月十二日 甲子

禮曹啓曰今年自春初不雨今至累月兩麥已盡萎枯泉脉焦涸水田則耕作專廢農事如此極為可慮祈禳之擧雖以時早旱既太甚依前例審理冤獄修溝壑淨阡陌掩骼埋胔等事為先擧行事各司及各道監司處發馬知委何如允之○禁府啓曰因刑曹公事朝官禁軍具定等三名及其黨六書出身禁軍全數拿囚矣宿衛缺官許多人負一時拿囚累累相繫冤攄心非等罪犯未能知之此實近古所無之大變凡科罪體面一依傳旨為之輕重此禁軍等罪目傳旨極為重大臣等決難擅為推問或三省交坐或鞫庭推鞫似為宜當敢啓傳曰禁府罪人多入此罪人等枯槁因曲獄署○下具定李郁孔成就全富天金士堅方應祥李澤宋希就林溪李琛任顯金纘孫殷介臣姜大立具三傑朴大成安世演閔承就金瓚于禁獄以打傷監察朴升吉故也○以裵大維為掌令

●時捕盜廳啓偷人彦春上變事於是追捕四出

甲寅三月十三日乙丑

禮曹啓曰 哀詔郊迎時自上服色及百官所着似當有變
禮而既無可據明文請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允李元翼
議臣不識禮文不敢臆斷令禮官商量得中施行沈喜壽
議我國雖因義州府尹之報已知 大行皇后之崩而膽
黃詔書頒布之日乃是聞喪之初也郊迎時君臣上下似
不可無變服之節但 皇朝已過以日易月之制而海外藩
邦至用玉色之服似爲過感常時迎 詔用吉服迎勅用黑
服今亦以黑服迎 哀詔有若迎 勅之儀恐或得中且天
朝爲覩例以去胷背無紋黑衣爲素服依此爲之亦無妨第未
知差官所着用何服色必須先爲探知然後我亦從而行之
矣別有一種論議以黑服爲未安則郊迎行禮之時用玉色既
行之後既用黑服稍有宛轉之意大抵無文可據之禮豈可
人人率爾義起也令禮官熟復商量從長舉行宜當傳曰
此服色亦未知合宜與否且迎 詔後似不無舉哀節次如此

曲折不可不預講更加熟議以定等此　哀詔其須降我國
者乎若或以須遼東之詔則唐皮謄出賚擎直到藩邦
齎來安當援引古例及事體善諭厚待自義州入送而其
謄　詔以我國差員賚奉以來事下諭于平安監司義州
府尹等處一邊極擇接伴官譯官馳送迎候而迎　詔後
可行之禮更議于大臣以啓接待所堂上郎廳依近例預先
差出以啓再啓曰議于大臣則李元翼以為不敢臆斷之意前
已啓之矣姑依此啓辭意探問馳啓各項應行節目更議
處之何如沈喜壽以為在前謄黃之　詔雖係普天之下不係我
國之事而亦有差官賚頒到我漢京者非一再蓋觀我國無間
十三省也我國五禮儀　皇帝喪既無迎　詔之儀而以近例觀之
丙申年　皇太后之喪亦無謄黃之　詔來頒我國只以陳奏
使沈友勝等在北京伏啓之故差遣陳慰進香等使李輅
李軸等前赴京師矣以此推之而亦似無謄黃哀詔直到
于此者而但天朝近來之事亦無一定之規既出遼東差官

則必以奉使我國爲重利我國官司雖欲從義州止之亦恐不
可得矣若能止之則豈不甚好也旣來之後至於成服禮節
則實無所考據臣何敢容易獻議也該曹以事所謂欲依
皇帝喪而降殺之者亦出於不得已也況友勝等在玉河館
之日遭 皇太后喪皆服衰麻易月之制此則然矣我國君
臣在此但爲差官之來見豈至於服衰麻乎若不用衰麻
則只有黲色袍黲卽我國之玉色也以黲袍郊迎仍以其服畧行
擧哀儀於仁政殿則未知如何若擧哀則循之可也而至於成服
則當用四日之制而七日乃可除如此則有間於皇帝之喪似無輕
重之差恐涉不安必須先探差官所着服色及遼薊沿路官
員行禮之節而降等行之然或無妨從之

甲寅三月十四日 丙寅

司憲府啓曰當初監察朴升吉重被打傷於禁軍監察等呈文於臣等臣等以狀付吳定等三人論啓請罪者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禁軍等欲分其罪傳相告引至於十六之多而刑曹推覈於禁府終未免收繫獄中此非臣等之初意也即今重獄連仍騷擾方甚又不可以禁軍連累至此墮於吳定等●術中也請吳定等三人外其餘十六人放送令該曹出緘照律施行從之○答鄭昌衍辭職箚曰省箚辭具悉予病久未見卿以藥餌爲命而逆變繼出國事日危予罔知攸濟宜勿更辭安心速出以輔不逮

甲寅三月十五日丁卯

禮書啓曰賓 詣宮若上來則迎詣後當有接見節次而今若舉哀成服則陳服前勢難設行入京之日先遣宰臣于所經處善爲措辭畧行茶禮陳服後一番接見似爲便當敢啓傳曰依啓迎詣後第幾日成服第幾日陳服手察啓且賓 詣宮入接處擇定一譯官使之不離伺候○禮書啓曰備忘記丙申年 仁聖皇太后崩逝時 哀詔亦爲賚奉出來乎其時迎詔行禮曲折 令該曹考啓事傳教矣取考本曹謄錄則丙申年 仁聖皇太后之喪本無賚來之事矣敢啓傳曰知道○禮書啓曰 皇太子之妃薨逝之奇已知之矣若以情禮言之進慰一節似不可無但五禮儀既無現出處事涉變禮請議大臣定奪議于大臣則李元翼議以爲既不現於五禮儀且前無規例云勿行爲當沈喜壽議以爲往在辛亥年冬我國 皇太子遭親母王氏之喪講究吊慰當否而還止其時小臣亦在議臣之列今於 皇

百八十七

太子正妃之薨逝雖不行吊慰之礼似為無妨答曰依議

甲寅三月十六日戊辰

訓鍊都監啓曰金州沃野四十餘里而五日之內疏鑿其積谿淵通水道畢役其功尤大都監郎廳沈澗差使員益山郡守尹調元依姜徊例以當論賞上裁何如答曰沈澗尹調元等加資中軍崔永吉陞授實職○以南以俊爲掌令南櫶爲彌善禹致績爲慶尙兵使

甲寅三月十七日 乙巳

司諫院啓曰訓鍊都監郎廳沈涸益山郡守尹調元以
全州沃野水道疏鑿事因本道監司狀啓至陞堂
上重加雖有五日些小之勞豈無可施之賞而超越
至此物情莫不駭異請命改正答曰沈涸等勞功非
細況有前例不允○命大臣庭鞫以沈壽嵩病重啓
辭實爲敦喩劑出仕鄭昌衍亦令出參推鞫○傳曰如此多
事日刑房承旨入直○傳曰訓鍊大將闕門外勒兵○
捕盜廳啓曰以掌樂直長李元標呈狀捕捉木綿盜賊
順春則多發荒說云即拿鞫招辭現出人匙敞事宣
傳官拿來何如從之是時大獄累起刑者日積於市逮
捕之際閭里震蕩羅織鍛鍊終日考掠告變有賞誣陷
無刑故以至馬賊鍮器賊木綿賊皆自稱謀逆閭巷之間
輒以逆賊相戒不敢與人劉詰

甲寅三月二十日壬申

庭鞫○傳曰袁詒騰黃我國差員奉來則行禮于慶
運宮可矣若中外差官賚勅書出來則行禮于仁政殿宜
焉○傳曰聞所費只靠内司奴婢身貢而吉州明川貢市
尤甚外處各别推考○答護軍鄭仁和劄曰首[illegible]具奏
卿意國事危急日候之和卿宜安心速爲上來爲開陳達
蘊之罪倡明義理之說以定國是

甲寅三月二十一日 癸酉

庭鞫

甲寅三月二十二日 甲戌

庭鞫○禁府假都事宋文吉海州罪人金成拿來○

禁府假都事梁克慶還罪人林情及奴子二名拿囚○眞

山郡守林情拿囚緣連逮獄故也○金成拿囚

黑山至 階 陽劉

甲寅三月二十三日 乙亥

兩司啓曰國家多事種種艱虞此時大臣不可一日曠闕況今逆獄纔起事多難處勿論時任原任在外在內各別遣近臣敦諭使之察任以濟國事答曰此何時乎君上病臥方在服藥調攝之中而逆變纔起國事危急則身爲大臣豈可不爲動念必待遣近臣敦諭後始乃察任乎然如是啓之當依啓○中使宣傳官各一員海州文書搜來○秘密備忘記金郊察訪鄭彦宏拿推○韓國鄭起龍拿囚○禁府都事南以敏左議政處收議後入來○以金夢虎爲掌令

[redacted]前在政院辭職實事在官於人寬厚早

[redacted]調若年帶符 信川案先鄭必立退去教授

史勳使乎亦隱宣學以其自勳勞於虎

上於卷柳承憲因事時願帝雖嘗無敢可在

又奏先每夜出三七日之列以甚生處事問上

勳一等

其集表揚自之才[illegible]局無可稱隨之自然爲教

公危窮之六角隊伍百姓以自收反復正法

追[illegible]謚忠君籍

庭鞫

甲寅三月二十五日丁丑

甲寅三月二十六日戊寅

庭鞫○礼曹啓曰迎 勑時服色依大臣議當用黲色服而但
大明會典初聞喪或聞喪次日例用素服烏紗帽黑角帶
而 高皇后喪文武官員皆服斬衰自成服日爲始仍素服
至百日始淺淡顔色衣服孝烈皇太后喪成服日爲始上素
服素冠十二日易淺淡服 章聖皇太后喪服既除上常服
襆黑布至喪次仍素服百官俱青色冠服廟有事淺色
服之則素服之不爲去背褙無紋黑衣明矣臣意所謂素
服者白衣也青衣者深青衣也未知中國所用淺色服果是
我國所用玉色衣耶比之白衣則似有間故 中朝或百日或
十二日或除服後服之今者聞訃之初若用會典聞喪之礼
則當用素服而淺色服則決非聞喪時所着之服今者服
色未知用何服爲當更議大臣定奪傳曰允○兩司啓
曰逆賊致毅在逃經年尚逭天誅擧國之人孰不欲捕得
此賊以洩神人之憤哉盜賊之事爲此而設各邑盜賊小則

不下數十大則倍之盡括境內丁壯晝夜不離長立警守
當此農月耕作失時望絕西成民失恒心必將化而為賊深恐
國家之患至此而非細也頃日禁府啓辭請行什伍之法使各邑
各面各村之民相為譏察而分遣督捕使者盡慮此也今者
天灾荐臻旱乾方極逆獄繼起逮捕相望諸路騷然邦本
日搖若不及時變通則日後之患有不可勝言請速命下諭
于各道申飭什伍之法另加譏察姑罷盜貢以蘇垂死之民
答曰令推鞫廳議處○司憲府啓曰比年以來逆獄繼起內外
騷然天灾荐臻民窮財盡又自春初迄今不雨種不入土兩麥
亦枯前頭飢饉之患有難勝言救灾恤民之策所宜倍擧
而乃於茲者特差綱度從事官派遣各道將以取辦山海分
貿列邑所以資國用而辦軍需其意豈偶然哉但往在兵戈
之際曾為此不得已之擧而魚塩色目之稅未免徵斂之濫
海路怨苦已極狼狽內地搬入營援亦甚消融損縮給民
無幾而其驅催勒責之苛為科外莫重之賦愚民怨氣

至今入胥當此之時年穀頗登而奸猾如此況以今日之民
生時勢而可以刷還星使使接四方手續令戶曹更量時
宜從便處置而從事官承命即還以紓家民一分之惠從
之○司諫院啓曰本月十七日臣等伏見朝報軍資監正
丁好寬上疏而其大槩則乞還閑事之任俾安微分優
容鄭蘊以廣聖德事也臣等竊謂其疏入啓已久而尚未
下矣今者始聞好寬潛告于政院還爲持去云臣等雖未
見其疏辭曲折之如何而既出爲報播諸遠近大小之人
無不知好寬之陳疏而聖上獨未知之此實前古所未有
之事而其處心行事可謂巧矣慢君父蔑朝廷之罪不
可不懲請命削去仕版政院居喉舌之地凡疏劄出入之際
所當慎察而丁好寬之疏既受之後潛爲還給殊甚無謂
請色承旨罷職都承旨推考答曰依啓丁好寬先罷後
推色承旨推考○傳曰丁好寬上疏入之 [illegible]罪云上年
遂豪之外孫在途答其事狀厲生狀日之[illegible]

訊

宸衷中如斯[illegible]被爲付候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好賞[redacted]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甲寅三月二十八日庚辰

前牧使黃致敬拿囚○故府院君黃廷彧卒廷彧文章高妙然不自矜衒人莫知者盧守愼偶見其詩必譽薦擬遂柄文衡以辨誣功封府院君壬辰之亂扈衛王子被執於會寧拘於安邊賊脅以上書通和廷彧使其子赫故爲亂書以付之及還自賊中朝議以廷彧被執不死爲賊上書不書臣字拿鞫遠竄後雖放還削其官爵終其身○忠勳府啓曰本府謄錄相考則丁未八月日本府啓辭內光國功臣黃廷彧今八月十四日在路果病逝本府移文禮曹該曹以廷彧時爲東西班見付之職不得入啓本府係是接待勳臣之地元勳之事不敢掩置敢啓傳曰到致賻爲之能爲大當否今後書從公論議處○司憲府啓曰近因屢年久空凡百應行之事一切墜廢其中尤爲乃莫重之任而爲春秋代行已至經年此是前所未有至於承文院應製點退期不行新來揀擇無稽閭年事

爲拘礙不容少緩今者大臣既已出仕史官取才及履歷揀擇等事請亟命舉行答曰依啓

辛巳

以下海兒多處

甲寅三月二十日 壬午

義禁府啓曰以審理寃獄單子傳曰可放之人議大臣以啓事傳敎矣議于大臣則領敦寧沈喜壽右議政鄭昌衍議許多推案卒然看過何能得其罪狀之輕重唯在該掌詳察而處之伏惟 上裁大臣之議如此領府事領左相在外敢啓傳曰自上何以知獄情可放人更議大臣以啓○

戶曹啓曰大典備荒條諸鎭令當番水軍煑鹽採海菜具數報觀察使觀察使每節啓聞以此觀之煑鹽一事其在豐登之日猶或可緩若遇凶歉則非採鹽無以活民蓋百穀不實則許多生民勢將以草食連命有菜而無鹽無以充飢故也春秋時齊國煑海爲鹽以致富强天朝之制各省鹽場盡屬公鹽雖係御用之鹽必須買用煑鹽爲業者雖有死罪特許收鹽以贖其死今之鹽盡入於守令邊將之手不過爲私用之資凡有需用必責田結一則曰田結二則曰田結民日益困田日益荒臣等自上年秋間議于大

臣講究鹽政令之差遣從事官者蓋欲知外方形勢作何處置然後方可得鹽不至於病民之擇也至於搬入內地消融欠縮乃在得鹽之後若以此等契端爲之深慮則竊見天朝之制凡產鹽之處積置官鹽則願受之民納銀于庫隨其所納多寡各自受去而雜鹽既多則以之救荒可也以之受價使之受去可也更量時勢從便處置恐不過如此惶恐敢啓

(B)
732.55
4724
[v.16]
no.27
0205213

昭和六年九月十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27